

初級中學用

新時代本國史教科書上

新時代教育社發行



新時代
中國本國史

編輯大意

一、中國的古史問題最多，悠謬恍惚，很容易陷入誣罔的境域。本書爲求史料的較有實據起見，所以力避傳疑，託始於夏商之交，而以「古史的傳說」來做個引端。

二、本書打破歷來朝代的界劃，絕不拘牽章節，死記傳統。撰集課文，一以代表各時代的時代精神爲指歸，用敘述故事的方法敷陳之。

三、本書取材的着眼點：在古代則注意學術思想的變遷和制度風俗的由來；在近代則注意帝國編輯大意

U. M. I. A

Ms
6634.53
68



3 2173 8071 0

國主義的侵入和國民革命的發展。

四、

課文長短相稱，每課都只千字左右，無論講習討究，均不致有倚重倚輕之憾。

五、

凡課文中含意稍廣的字句，內容稍複的事跡，都另輯附注，分繫在課文之後。俾學者臨時得一參攷，或竟為擴大研究的預備。

新時代本國史上冊

目次

- 一 古史的傳說……………一
- 二 古史開幕時的狀況……………七
- 三 封建制度的形成……………二三
- 四 劇變的大時代——春秋與戰國……………二五
- 五 諸子爭鳴與世族失柄……………二〇
- 六 秦的統一與楚漢戰爭……………二六
- 七 郡國制度的前因後果……………三三
- 八 漢武開邊的影響……………三七
- 九 儒家勢力的統一……………四二

十	經書的結集與思想的硬化·····	四五
十一	新莽的改制·····	五〇
十二	光武中興·····	五五
十三	佛教與道教的由來·····	五八
十四	清議與黨錮·····	六三
十五	三國鼎立·····	六七
十六	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七一
十七	南北朝對峙與異族同化·····	七九
十八	儒家思想的反動·····	八五
十九	門閥的流毒·····	九〇
二十	天可汗的聲威與宗教的變化·····	九五
二十一	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	一〇一

三三	方鎮與亂五代……………	一五
三三	宋的統一與政治革新……………	二三
三四	書院與道學……………	三〇
三五	遼金夏的興亡與中國的陷落……………	三六
三五	蒙古的設施與民族革命……………	三九

新時代 本國史上冊

一 古史的傳說

無論那一個民族，隨着時代的環境演變時，對於他們祖先的來歷，一定會有種種神話與傳說。開闢神話便是這些傳說的一種。

開闢神話是解釋天地何自而成，人類及萬物何自而生的。不問是已經進於文明的民族或尚在野蠻時代的民族，都一樣有他們的開闢神話。不過低等民族的神話大概是極簡陋的；文明漸進以後，那些簡陋的神話往往經過逐漸的修正，有時還加上一點理性化，有時還加上文學的氣味。這樣修正過的神話往往流傳久遠，成爲古史的一部分。



下：
中國的開闢神話並無專書，但散見在古籍中的也不少，今隨便摘鈔幾條如下：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鸞鳥攪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淮南子〕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是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徐整三五曆記〕

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天地）闕，斷鼈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湯問篇〕

昔盤古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夫妻，

陽陰之始也。〔任昉述異記〕

上列五條，略按記載的先後爲次，（列子早經學者考定，出於晉代僞託，故退列第四，僅序於任昉之上。）可以看出傳說變遷之跡。這些奇異的傳說，在科學上既沒有可信的根據，而異說紛紜，又往往互相矛盾，沒有統系。後世史家竟承認盤古與女媧爲太古的帝王，那是大錯的。

此外的傳說，有三皇五帝（注一）的創制；有十紀（注二）傳衍的推遷；有堯舜禪讓的美德；有大禹治水的豐功，真是異說紛紜，不可悉數。但這些傳說，一部分出於各地民族的神話，一部分出於後人的臆造，依現代史家的嚴格眼光看來，都沒有信

史的價值。

中國太古期的歷史至今還不會有滿意的研究。我們現在只好存一種懷疑的態度，把古史分作兩個大時期：商、周以下，可叫做「歷史期」；商周以前，只可叫做「史前期」。最近三十年中，河南彰德府發現了無數的甲骨，（注三）經許多學者的考定，確是商代的遺物；甲骨文上的文字可以考見殷商一代的君主與制度。殷商一朝得了這種實物的證明，故可以歸到歷史的時期。至於殷商以前的夏朝與唐虞等朝，至今還沒有古物學上的證據，所以只好暫時算作「史前」的時期。

關於「史前」一個時期，古代的傳說既不可信，我們只好等待古物學上的發現了。近十年之中，史前文化的遺跡逐漸有所發現。甘肅、陝西、河南、山西、直隸、山東、奉天各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注四）使我們可以把古代文化拉長到公曆紀元前二四千年前。陝、甘、河套各地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注五）又使我們把史前文化拉長三四萬年。但這種史前遺物現在發現的還不多，研究的結果也還

不會到論定的時期，我們只好暫時把那些沒有證據的三皇、五帝、唐堯、虞舜等等，都看作不可信的傳說，靜待將來的古物學家來替他們伸冤翻案。(注六)

爲什麼把古史縮短到這樣呢？爲什麼要把古史割去這麼多呢？爲的是要求信史的建設。要建設信史，便不能不鄭重謹慎；與其「過而信」，不如「過而疑」。我們且就最普通的堯、舜來說罷。堯、舜的揖讓，爲後世所崇信；我們看慣了，遂以爲古代真有一個聖明的堯、舜時代了。其實堯、舜的故事，一部分屬於神話，一部分出於周末學者「託古改制」的捏造。他們「言必稱堯、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愈造便愈像真有其人其事了。韓非子說得好，他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卽誣也。」

「必」是武斷，「誣」是造謠言。韓非在二千年前已有這種戒心了；我們生在二

千年後，對於堯、舜及其他種種上古史料，不應該都作這樣觀察麼！

(注一) 三皇五帝的傳說，很不一致。白虎通以伏犧、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尚書序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而春秋運斗樞之三皇則又以女媧代燧人。如此紛紜，不愈見其靠不住麼！

(注二) 十紀之說，見春秋元命苞，即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叙命紀，循蜚紀，因提紀，禪通紀，疏紀。牠說這十紀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恰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

(注三) 前清光緒戊戌，己亥之間（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彰德府西北五里之小屯發現了一些龜甲牛骨，上刻卜占的話，骨上多有火燒的裂紋。大概當時的人占卜時，用火燒骨，看其裂紋，以定吉凶。先後出土的約有四五萬片之多。考訂甲骨文字最有成績的學者為羅振玉、王國維兩君。參看羅氏的殷虛書契諸書，及王氏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等文。

(注四) 看科學第十一卷第六期翁文灝君的「近十年來中國史前時代之新發見。」

(注五) 看同上書。

一一 古史開幕時的狀況

古史開幕的時候，還沒有「中國」也沒有「中國民族」。「中國」是逐漸造成的；「中國民族」也是逐漸結合融化出來的。

三四千年前，民族的種類很多，散處各地。其中有幾種民族在那時已有了比較稍高的文明。古代傳說的夏，大概是當時的一種傑出的民族，他的區域大概在東方。近人王國維說：「夏自太康以後，以迄桀，其都邑及其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注二）這話是很可信的。

後來商民族漸漸強大，征服了夏民族，在今河南一帶立國。據古代傳說，商人遷徙多次，但總不出河南一省。他們的勢力大概多在中部與東方。

那時候，西方又起來了一種新民族，叫做周民族。周人本是一種戎狄，從西北

方逐漸東來，至於岐山之下，後來周民族先征服了河南的商民族，又東征淮夷，南定江漢，造成了古代的一個最長久的王朝，建立下一種燦爛的文明。

但是周民族也不過是那時許多雜居的民族之中的一種。周人稱商人爲「夷」，商人稱周人爲「戎」。（註三）其實當時四方都是蠻夷戎狄。東夷之中，文化最高的有齊民族與魯民族。南蠻之中，最強大而文化很發達的有楚民族，稍後有吳、越民族。此外還有無數的小民族，直到春秋戰國的時代還有存在的。

楚民族起來很早，曾與商民族同時對峙，故商頌記商民族有撻伐荆楚的功業。這一個民族在中國中部與南部的開化事業上很有重大的關係。後來他們成爲一個強國，也稱「王」了。

* * * * *

依近來出現的甲骨文字看來，商民族是一個很迷信神權的民族。他們的祭祀的典禮很繁多。一切征伐，畋獵，打魚，都用得着龜卜。這真是中國的原始宗教。後

來春秋時代的人還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還可見古代的民族宗教的遺風。向來說倉頡造文字，那是無證據的傳說。近十年來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雖已有了很精美的着色陶器，雖已有了三足的陶器，極像後來周代的銅鬲，與類似後世玉環銅戈之石器^(注三)——然而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裏總沒有文字的遺跡。甲骨文字大概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了。我們看甲骨文字中象形字的細緻，會意字的幼稚，可以信這種文字確是原始的或近於原始的文字。如果商民族真是創作這種文字的人，那麼，殷商一代真要算文化史上一個極重要的時期了。

從西方進來的周民族，起初本是一種遊牧的民族，故他們的紀事詩說：

古公亶父，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注四)

後來他們與中部的民族接近，方才有定居的生活，方才有較高的文化。史記所謂

二 古史開幕時的狀況

「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是也。

後來周民族建國雖在西部，但他們東征南征，征服了中部與東方各民族，開拓了不少的疆土。在幾百年中，他們的文化逐漸發達，留下不少的痕跡與影響。

周人的文化完全進入了銅器時代。周代所遺的銅器與玉器，差不多全是宗教的祭器與葬器。我們因此可以推想當日神權的勢力還是很大。試看詩經裏周民族的紀事詩，如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蕩諸篇，都是說周民族是上帝特別優待的民族，他們受的是天命，行的是天意。這種原始的遺風不但常常表現在銅器與詩歌裏，就在政治制度上也有絕大影響。即如「天子」是天之子，因為帶有宗教的權威，故不但是政治的首領，竟是一個教王了。

向來的傳說都把周代的初期——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的時期——看作一種理想的太平盛世。依可靠的史料看來，周初大概只是一個武功極盛的時期，征伐連年，那有什麼太平之治？皇矣詩說文王伐崇時，

執訊連連，

攸誠安安。(注五)

那是何等的慘殺？破斧詩記周公東征時的慘狀道：

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

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注六)

這豈是歌頌聖人的話嗎？

大概周初的武功確有「日闢國百里」的威風，所以能做到政治上的共主。但後來不久也就不振了。故昭王南征不能歸，死在南方；後來弄到「日蹙國百里」。

二 古史開幕時的狀況

到幽王的時代（公曆前八世紀）竟受犬戎的逼迫，幽王被殺，京邑被毀，西周遂傾覆了。平王遷都洛邑，歷史上稱爲東周。從此以後，王室只存空名，一切全是幾十個強國的世界了。

〔注一〕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論。河即黃河，濟即濟水。王氏此言很大膽，可以推翻向來迷信禹貢等書的謬說。學者讀古史，第一不可妄想古代有一統的大帝國。夏與商，商與周，都不過是一些同時錯處的民族。

〔注二〕 看國學論叢（清華學校研究院出版）第一卷第一號徐中舒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

〔注三〕 看地質彙報第五號第一冊袁復禮譯安特生之中華遠古之文化。

〔注四〕 詩大雅的縣篇。

〔注五〕 「攸」字舊說作「所」字解；胡適說「攸」字當作「焉」（於是）解，與「所」字不同。「馘」是殺了人割下耳朵去報功。「攸馘」是「在那邊割耳朵去報功」。

(注六) 「斯」是一種斧頭。「皇」是驚惶。「將」字舊說爲大；以其下二章比較着看，「將」字當解作「壯」，如「鮮我方將」之「將」。末二句是說：「可憐我們這些人呵，我們也都是好好的丁壯呵！」

三 封建制度的形成

開周第一件大事便是處置那些分據散處的部落。這處置的方法，便是後世所謂「封建制度」。原來夏商以來的所謂諸侯，都是古代自然發生的部落；他們的存在，既非天子所建，天子自也不能無故去廢掉他們。於是周初列爵分土，(注二)只索明定一個辦法，表示政由己出，所有錫土分茅的榮典，都是天子親親獎功的恩賞。史記說：「武王克殷，廣封先王之後。」其實不過承認舊部落罷了。後來「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衆建親賢以屏藩周」，(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於是新建之國有好幾十，而同姓子弟却居什七八了。實際上舊有的部落又多是新國的附庸，間接隸於天子。在那時原有相互監督，相互維繫的用意，所以參伍錯綜，似乎配

置得遠近咸宜，小大有則。然而地面遼闊，搏合不易，雖有朝覲、巡狩、會同等等的制度來維持主屬的關係，而各國因地勢的困束和歷來的積習，大都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大一統的共主，只不過一句空話，恐怕那時並沒實行過！(註三)

周初承着商代的神權政治，影響於人鬼之祀的日見加重，報本尊祖的觀念遂愈結愈深。開國的方略既側重在廣封宗親，於是家族主義便攙合於政治，一切維持名分的階級，辨別親衰的禮制，自然會應運而生。所以當時的宗法，有「百世不遷」的「大宗」和「五世則遷」的「小宗」，親疏的等差，絲毫不容稍混。而當時的所謂中央政府與同姓諸國間便形成一個模範的大家族。

爲要維持這家族的關係，名分便看得十分尊嚴，而層層的階級便由此成立了。据左傳所記「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看來，階級的繁複，實可驚異！其餘如郊、嘗、祭祀等吉禮，喪服、殯、葬等凶禮，誓師、獻俘等軍禮，朝覲、燕見等賓禮，冠、昏、飲、射等嘉禮——統叫做五禮——都

是辨別等威，使上下尊卑較然不混的把戲。雖條文的周密當時或沒有這樣整齊，許是後來託古改制的人裝點附會到這樣的；而這根本精神，那時確已成立了。

(注一) 周初的封建，列爵五等，分土三級。五等之制是公、侯、伯、子、男。三級之分是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的爲附庸。

(注二) 我們雖信周初的封建，却不能便信天子真有管領諸侯的權力。真的統一，直要到秦始皇時才完全實現，天下宗周，或許是後儒的想像，不過像堯、舜揖讓那樣的僅爲一種美談。

四 劇變的大時代——春秋與戰國

封建時代，所謂天子與諸侯俱南面而治，自然各自爲政；各國的自身，強弱並不一律，則互相接觸着，一定免不了利害的衝突。於是兼併吞噬的情形，便演成事實上當然的趨勢了。到了春秋之世，指數得到的名邦只有四五十國；較有聲勢的只有晉、楚、齊、秦、魯、燕、蔡、曹、衛、鄭、吳、宋、陳、越十四國；尤烜赫的却只有齊、晉、宋、秦、楚、吳。

越了。

由此看來，當時的兼併之迹已豁然顯露。所以那時的諸侯，只要能做幾件稍存公道的大事，便能吸住一部分的人心，把持多少年的政局。齊桓公、晉文公的稱霸中原，楚莊王的北向問鼎，秦穆公的獨霸西戎，便是諸侯力征的好例。終春秋之世，凡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七二一——四九一）間，我們只看見霸者（強有力）的諸侯）的活動，很少見王室的振作。王室不振固然由於當時的積弱，但一種部落式的自然發展，實是那時時事的一個大傾向。

春秋初葉，中原的諸侯尚多王室的宗親和勳戚，所以霸者的興起，還能顧些面子，多用「尊王攘夷」的招牌來號召，對王室總還有點相當的敬禮。然而當時的所謂天子，竟沒有絲毫過問諸侯國內內政的實力。不但王室不能干涉諸侯，并且諸侯們事後的通知也只得追認。又兼國有世卿，權操豪族，即諸侯自身也沒法維持地位的。

自從三家分晉，田氏篡齊^{（注一）}以後，王室愈不足重，而兼併之勢益發厲害。從前指數得出的十幾國，竟併成七雄並峙——秦、楚、齊、趙、韓、魏、燕——交相混戰的局面了。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六國盡亡於秦，其間延命最長的只有一個衛國；餘下的早被七國吞滅^{（注三）}了。

政治變動的現狀是這樣，社會上蒙到的影響也自然不小。當世族專政的時候，我們只見層疊的階級和麻煩的禮文，竟沒有別的事情可舉。但世族平民間的爭端，却不能說牠絕對沒有，不過記載相沿，每每忽略小百姓的舉動，因此很難考見罷了。我們單就左傳說，那時一般人對於當時的制度總有點不安之象顯露出來。如州吁、宋督等人的層見迭出，二百四十年中，所謂弑君案件竟多至數十起，這便是階級制度的反動。又如文姜、哀姜等人的縱恣失度，很勞費了當時所謂君子的批評，其實也只婚姻制度的反動而已。

其後戰國之局已成，各國都擅地自雄，競爭更烈。國君的目的在開疆拓土，政

客的機會便湊效一時，所以國無定交，士無操守，只要有一技之長，便可傾動一時。因此，那時一般的民俗，大都活潑狂躁，很少沈毅貞厚的態度，朝秦暮楚，真是司空見慣了。惟好客任俠之風^(注三)却是那時的特色。原來那時當國的人深知網羅人材的緊要，所以競尚養士；而一般素屈不伸的草野匹夫，一旦忽然假以詞色，自然感激涕零，輕生圖報，遊俠的風烈便因此大盛了。這是當時社會的一般現象。

此外，各國又各因地理的環境而自爲風氣。如秦居關中，地勢四塞，所以那里的住民質樸強悍，樂於戰鬥。燕、趙地處高亢，便多慷慨俠烈的勇士。齊地近海，那邊的住民多因逐利相欺飾，所以人極僂慧。楚國崛起江南，非力關草萊不能發展，所以人極輕果，勇於進取。餘如魏地瘠苦，俗便儉嗇；韓、土狹隘，人多矜刻；尤足取證環境的支配了。更有一事足徵地理關係的，便是燕、齊的方士。因爲那邊都靠近海邊，往往聽了海船的傳說便多所誤會，以爲海中有三神山，諸仙人和不死之藥都在那里了。於是爭相誇說，方士便成了燕、齊的特產。這便是當時社會的分化現象。

(注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

前四〇三) 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

儁爲魏、趙、韓侯，晉國便從此消滅；安王

十六年 (前三八六) 王命齊大夫田

和爲齊侯，姜氏的齊國便換了田氏做

主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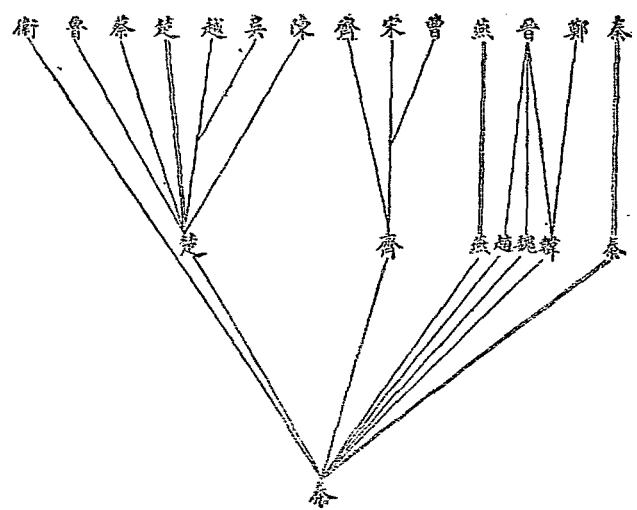
(注二) 春秋戰國時代的兼併，略如

下表所示：(單綫表示被併滅，雙綫表

示傳統，上層是春秋十四國，中層是戰

國七雄)

四 劇變的大時代——春秋與戰國



(注三)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的養士，食客常數千人，這便是當時的好客之風。魯仲連的存趙不要賞，侯嬴、田光的自刎明心，乃至豫讓、聶政、要離、專諸、荊軻等人的一諾許身，這便是當時的任俠之風。

五 諸子爭鳴與世族失柄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代，無論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都有變古的傾向和顯然的改革。劇變的原因，便在這幾百年中的長期戰爭。那時受到這樣刺戟的人，他們心理上的驚詫和疑悶爲何如！當然有許多不滿現狀的優秀分子出來規畫種種方策，打算自救了。這是思想激進的主因。那時私人講學之風大盛，大師之門，往往學者羣集，互相研摩。又兼各國並立，大家要延攬人材，用爲己助；交通也只漸便利，客卿顯庸於異邦的自然日見其多。於是才智輩出，各以所見，著書立說，以應當世的需求，所謂「百家爭鳴，皆欲以其道易天下」者，很可

見那時思想的發展了。

百家並起，異說紛騰，其實都是時代背景的產物，也就是當時思想的結晶。但派別繁衍，後來記敘的人便就他們學說的內容，約略區分：有區做「六家」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區做「九流」的（西漢末劉歆），也有混括起來稱做「百家語」的。其實壁壘最森嚴，勢力最雄偉的，只有「儒」「道」「墨」三家。他們學說的傳布，雖未流不無交混的地方，而根本精神確乎不同。其餘諸家，只可就他們偏近的各點附庸於三家了。

今且略述三家的人物和主張，並及他們影響於後世的是怎樣。

（一）儒家 儒家的宗主是孔子，（註一）當時他門下的弟子極盛，在學術社會上已具很大的勢力。至戰國末葉，有孟軻、荀況，（註二）兩大師出來，儒家的精神便大體確定。他們的主張，以為社會的組成是由人類的同情心所結合的；而同情心的出發，當由各人本身最切近的環境，順着親疏的等差漸推及遠。所以他們的目的

要「止於至善」而求達至善的途徑在正名。名分既正，則上下不爭，天下於是乎平。所謂修齊治平之效，真是他們唯一主要的精神。影響到後來，却被那輩自託於儒者的播弄，竟把名分看得太重，等威辨得太明，只有片面的倫理了。桀黠的君相，更假以自便，硬擡孔子。於是孔子的尊嚴愈益隆重，而實際上不任禮法束縛的人們，還是止不住他們的反動——任情放浪。直到現在，孔子反而背着許多冤枉的惡名。

(二)道家 道家的領袖是老、莊，(注三)後來的楊朱，(注四)便是這派的重要人物。他們的主張，純任自然；以爲自然力量是萬能而至善的，一涉人工，便致傷樸而失真。所以他們相信絕對的自然，而最恨矯揉造作。因此，他們看得天行最重，簡直沒有法子抵抗，只得「乘化以待盡」。——莊子最多這一類話。這種學說的影響，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至今還是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劣心理。

(二)墨家 墨家由墨翟（注五）開宗。他的後學，惠施專說名學，爲堅白異同之辨；宋鈃專論弭兵，盡力於「非攻」的宣傳；（注六）都是這派的重要人物。這派的精神，確與前兩派不同。他們的主張，也由同情心立腳，但絕對不認親疏遠近的分際。所以最要的精神在「兼愛」和「非攻」。——這便是儒、墨的分別。他們所以要這樣的愛無差等，爲的是要上同於天志。——這樣承認一個有意志的天，便分明與那主張自然無爲的道家大有分別了。墨家既尊天，又信鬼，這種見解，簡直是替古代民間的宗教作辯護了。然而那種「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犧牲精神，總算是爲中國宗教史放一異彩。（注七）

三派之外，又有一派成立最後而最有影響於當時政治的，便是所謂「法家」。其實法家的形成，便從儒、道、墨三家的末流嬗變匯合而出。因爲主張法治天下的人前有管仲、子產、商鞅，後有吳起、申不害、韓非、李斯，都是政治社會的顯者，所以後來的記述，便與三家分庭抗禮了。但他們的根本精神，如無爲主義、正名主義、平等

主義等，却明明都受三家的影響。^{注八}他們的好處，在客觀的責效，使大家有共趨的大路；他們的壞處，却太看重狹義的功利，結果不免刻薄寡恩。

分派宣傳的風氣大開，最蒙到影響的，便是那輩坐擁地盤，不能事事的世族。他們平素既習於驕奢，臨事又不能幹濟，而當時的局勢却需才甚急；於是各國的君主不得不厚幣招賢，以資助力，他們的勢力遂無形搖動了。後來蘇秦、張儀之徒，都以言談致卿相，那些慣於捭闔縱橫的政客，便乘時建白，一個個都從草茅崛起。有的建議固本弱枝，俾君主可以令出惟行；有的運動開發地力，使公家可以財力充裕；大家都揀當時國君所好的迎機進說。結果，君權是集中了，而那輩世族便喪失政柄，根本推翻了。

(注一) 孔子是當時的大學問家，因為他博學多聞，便由後人造作了許多事跡，附會他的神靈。大家都說他的大功在考定「六經」，其實孔子的刪述，至今還是疑問。因為詩是舊文，書是舊史（今多失傳），樂又不傳於後，易傳是否全出孔子尚有問題，則較可信的只有春秋一書，或者曾經他整

理而已。他的著述真相既不容易找到，則考查孔子的學說，應該從他的弟子和後學所記的書本裏去尋求了。許多書中，最純粹而且最可靠的，自當首推論語，所以論語上的孔子，要比較其他書中所說的可信得多。

(注二) 孟軻有孟子七篇，荀況有荀子三十二篇行於世，他們的學說，便可由這兩書推尋。

(注三) 據史記說，老子是楚人李聃，莊子是蒙（河南商邱縣）人莊周。但今傳老子五千言，莊子三十三篇，尙不能斷定必是他倆所作。惟精神卻獨立不倚，且不問書的真偽如何，要皆傳述當時一種特殊的思想則無可游移。

(注四) 揚朱的專書，現在未見傳本。偽列子中有專篇詳述他的學說，大概也是偽託的；我們只知道他曾提倡「爲我」的學說而已。

(注五) 墨翟的學說詳見墨子五十三篇中；雖間有後人附益的作品，然而他的面目卻大致可見了。

(注六) 惠施、宋鈃的力量，實在很能發揚墨家的光輝，可惜他們的著述已失傳，只能在莊子、孟子、

五 諸子爭鳴與世族失柄

荀子諸書中畧見他們的緒論了。

(注七) 諸家的學說，在後世多少總有點宣傳的餘波，墨家獨泯滅無聞。大概後來在統一的帝國之下，非攻已不成問題，而兼愛則漸漸成了儒家的學說，如董仲舒便是明白主張兼愛與天志的人。儒與墨混，故墨家不能獨立。至於尊天明鬼，本是中國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西漢的儒教與漢以後的道教都是這種宗教的代表。故墨教雖絕，其實至今存在。

(注八) 所謂法家的書，如管子、商君書，(二書多是後人假託的) 韓非子等，於道家的無爲主義，儒家的正名主義，墨家的平等主義，都有脈絡分明的跡象可尋。不過他們難採這種精神，用別的手段(法)來求牠實現罷了。

六 秦的統一與楚漢戰爭

秦民族本是西方的一種戎族，乘犬戎之亂，周室之衰，逐漸東侵，收取西周所棄之地，成爲大國。在公元前三六〇到三四〇年的當兒，秦孝公信用商鞅，興利修

兵，國勢便一天盛似一天。又兼地處上游，關塞四固，可以不遭外寇。所以穩穩地在西陲坐大，而人家莫奈何他。當春秋時，晉、楚交爭最關大局，完全一南北互鬥之勢；一入戰國，秦便是西方的強有力者，無論合縱連橫，總是牠與六國的交涉，一變爲東西相持的局面，而秦的聲勢已造成唯一主動者的地位了。到了戰國的後期，燕、齊、趙三國既內亂自賊，秦便乘此機會，專力攻楚。又用客卿范雎的計畫，遠交近攻，務與韓、魏爲敵。後來秦王政嗣立，聽從楚人李斯的獻計，更暗派辨士說客，齎着金玉幣帛去游說諸侯。一面設法離間他們的君臣，一面便調兵隨後攻伐，於是六國自救不遑，益發日見削弱。至於以東都爲中心的周，則早在秦王政即位之前十年上就滅亡了。

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使內史勝滅韓，就地置潁川郡。十九年，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二十二年，使王賁滅魏。越二年，王翦滅楚，置楚郡。（後稱南郡）會稽郡。明年，虜燕王，代王，置代郡、遼東郡。又明年，滅齊。至此，六國盡亡，——衛

雖苟延至二世元年，然貶號自卑，早就不復成國了，——而秦乃統一。於是坐鎮咸陽，（陝西咸陽縣）威令及於四境，鞏固的中央政府便由此成立。

秦王政既以武力滅六國，因各國之舊，隨設郡縣，便明廢封建，把所有的領域劃爲三十六郡。^{（注二）}郡下分置屬縣，使上下相維；典守郡縣的官吏又都是時常調動的流官；於是官不私土，而大權便歸集於君主一人的手中。所以他嫌「王」號不足示尊，乃特標稱號爲「皇帝」；竟下制說「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了。

當戰國之世，適承封建的末流，各因分化的關係，真是「田疇異晦，車塗異軌，律令異灑，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既得混一，一切法度自然也要使他同一，才得刷新耳目，百姓有所遵守。^{（注三）}所以那時的權度律令，便於無形中跟着武力的統一而漸趨一致。丞相李斯的奏同文字，並勒定八體來分頭應用，^{（注三）}便是一例。中國歷史上實際的大一統，直到此時才得正式實現，確是政治上

一大改革。

中央政府是鞏固了，秦始皇也就憑藉權威，恣行威福了。當時的百姓既因嚴刑苛稅苦役（注四）的壓迫，已是手足無措，很致怨望；那六國的大族遺民如韓、張良、楚項氏（注五）等，也都志在亡秦，伺便即動。所以始皇盛時，已免不了博浪沙（河南陽武縣南）的椎擊（注六），更何能預弭覬覦取代的野心（注七），使後世長治久安呢！後來始皇東巡，死在沙邱（直隸平鄉縣）道上，趙高挾二世皇帝（始皇少子胡亥）擅權，益見橫行，於是戍卒陳勝、吳廣便首揭反旗，號召亡命；項梁、劉邦先後興兵，據城略地，各地郡縣也多殺官叛變，共起響應了。（時當公元前二〇九）越三年，沛公、劉邦先入關，秦王子嬰出降（注八），諸侯上將軍項籍後至，遂殺子嬰，燒咸陽，秦朝便就此告終了。

秦亡之後，新興的西楚與漢（注九）又連年戰爭。公元前二〇二年，西楚的霸王（項籍）終於敗死，漢王、劉邦見大敵已平，竟也學着秦朝，自稱皇帝，便是漢高帝。

他由平民發跡，起初還把秦苛暴來做開國的新政，(注十)然而不久便定朝儀，(注十一)仍從同一的模型裏脫出帝王面目來。

從此，中央政府的權能，便成了歷朝帝王依附作怪的利器。

(注一) 三十六郡，說者不一，本是初一海內時陸續併來或設置的。其後平定百越，又增置四郡，合四十郡。今人王國維有秦郡考，他說秦郡以六爲數，續置的併計起來，實有四十八郡呢。

(注二) 刷新耳目，乃是行政統一的必要之圖，後世以改正朔、易服色爲大一統的規模，其根據便在這里。

(注三) 秦并天下，李斯奏同文字，把不與秦文合的異體悉罷不用。另定八體，分別應用，如「大篆」，「小篆」的用於簡冊，「刻符」的用於符傳，「摹印」的用於印璽，「蟲書」的用於旛信，「署書」的用於封檢題字，「殳書」的用於銘刻兵器，「隸書」的施之徒隸便是。但這八種書體，都是當時流行而採定的，並不是政府的創制。

(注四) 始皇專任刑罰，當時已有「赭衣塞路，圜圜成市」的景象。二世督責更嚴，腹誹或偶語詩

書的都要棄市了。又賦斂煩苛，有「頭會箕歛」之諺，務吸民脂。而土木興作，戍邊守塞，在在役人以萬計，更是勞苦得沒處申訴，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了。

〔注五〕張良的先世曾五代做韓國相，韓亡了，他便傾財結客，密圖報仇。項氏世爲楚將，項燕死後，他的子孫項梁、項籍都有仇秦的心志，南公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教訓，當然於他們深有影響。

〔注六〕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二一八），東出巡遊，張良羣力士伏博浪沙中，待始皇駕過，揮鐵椎打他。不幸誤中副車，張良便亡命避匿。

〔注七〕項籍在會稽看始皇巡遊的盛儀，便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狂言，劉邦解囚咸陽，縱觀宮闕的壯嚴，便發「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的歎息；可見他們覬覦取代的野心，在始皇盛時已早流露了。

〔注八〕趙高見境內已亂，恐怕因此得罪，便加害二世，改立子嬰。子嬰即位之後，立誅趙高，復稱秦王，希圖挽救危亡。但大勢已去，僅僅四十六日，沛公的兵已打入驍關（陝西藍田縣東），進至霸上（長安縣東）了。不得已，只好素車白馬，面縛出降。

(注九) 羣雄共起亡秦的時候，項氏便立楚後爲懷王，以繫人望。那時出兵攻秦，有預約在先，只要那個先入關中，便把那里給他，做王封的采地。沛公先入，諸侯上將軍項籍忌他，故意改封漢中，而立爲西楚霸王，東都彭城（江蘇銅山縣）。從此，楚、漢間的嫌隙日深，戰禍便不能自己了。

(注十) 沛公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而已；把秦朝的苛政悉數除去。

(注十一) 漢高帝見諸將爭功，竟拔劍擊柱，乃令叔孫通定朝儀。通便雜探秦制，務取尊君抑臣的精神，撰定上奏。一日，試行新儀，羣臣依序參列，沒有一個敢凌亂喧譁的。高帝歎道：「今而後方知皇帝之貴也！」這話的背面，很可看出那時的志得意滿，早就忘了從前的平民生活了。

七 郡國制度的前因後果

秦滅六國，徙豪族於咸陽，本有防止遺民興復的深意。但他們刺戟受得太深，往往不能忘情於復仇。所以項氏起兵，便順着六國的餘勢，爲他們立後，一面用來

維繫各地的人心，一面攻擊秦朝把持的罪惡，便藉口於破壞封建，私利天下。當時四起響應的，都揭此旨，自然不能不故示推誠，與共爵賞，而封建於是復現了。以此秦亡之後，在項籍操縱之下的有一帝國，一霸國，十八王國，（注）那時的郡縣便分配給他們的管轄。

後來劉邦得帝，很得力於當時強有力者的背楚歸漢，爲要有求於人，更不能不因功分封。所以高帝初年，便封韓信爲楚王，黥布爲淮南王，彭越爲梁王，張耳爲趙王，韓公孫信爲韓王，盧縮爲燕王，吳芮爲長沙王。但他的心裏卻有很難委決的心事，以爲秦亡太速，或者由於孤立，封建似乎有恢復的必要；不過異姓太強，終恐將來受禍。結果，他便放出辣手，前後八年之間（公元前二〇一——一九四）殺韓信、彭越、逼反黥布，驅除公孫信，廢辱張耳之子敖。盧縮也亡入匈奴；把從前曾共患難的異姓功臣幾乎滅盡，只有吳芮做了當時僅存的碩果。

當高帝陸續廢黜異姓的時候，便把他自己的子弟分封出來，接管土地。封地

以外的地方，仍設郡縣，直接中央。以爲這樣就得彼此相維，可以措一家的天下於磐石之安了。所以他竟宰殺白馬，告天立誓，把「非劉而王，天下共擊之」的小事明白地宣布出來。可是權利所在，便禁不住人家的覬覦，即使異姓不敢圖謀，自己一家人也儘許發生骨肉相殘的惡劇的。只看他身後的變幻，便可見他爲一家的計算是失敗（注二）了。

後來（他的孫兒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既平，中央對於列國多所裁抑，不但王國的官屬大減，王國的土地分弱，便是諸小國的列侯，也多留置長安，不使就國。那些身膺封爵的人，只要小有挫折，便立見廢辱；幸存的諸國，也只是虛設屏藩，有名無實。所以郡國並行，一國便等於一郡，而國相也由中央簡任，事權竟與郡守相當，於是國君的意義無形中虛懸起來了。這便是封建制度二次試驗的反動，更爲郡縣制度加一保障。

後來武帝開廣二邊，轄地益大，郡國之數益增，乃更總爲十三部以資統攝。於

是畿輔所在設置司隸校尉(注三)部，其餘便分設豫、冀、兗、青、荆、揚、益、涼、并、幽、交、十二州刺史(注四)部。事實上郡國的守相都要受刺史的條察，則刺史之權便大增，無形中竟成了一州的首長。成帝時，把刺史更名州牧，職位僅次於中朝的九卿(注五)，聲望愈益隆重，只索明定統郡，變成州郡之制了。

其後或復稱刺史，或仍叫州牧，竟沒有定名可循。自漢末大亂，州郡並得便宜行事，牧守之任愈重，豪猾官吏便各憑藉權位，據地自雄了。三國時，魏刺史任重的，加「使持節都督」的名目；任輕的，也加「持節」。遂開後世節鎮之端。然而從此以後，中國的地方制度乃確立三級(注六)的基礎了。

(注一) 秦亡之後，項籍大行封賞，表示自己的威力。當時尊楚懷王心爲義帝，徙於郴(湖南郴縣)，爲名義上的帝國。自立爲西楚霸王，爲事實上的領袖。餘外十八王國，即漢(劉邦)、雍、塞、翟(章邯)、司馬欣、董翳、合稱三秦)、常山(張耳)、代(趙王歇)、齊、濟北、膠東(田都、田安、田市，合稱三齊)、燕(臧荼)、遼東(燕王韓廣)、魏(魏王豹)、殷(司馬卬)、韓(韓王成)、河南(申陽)、九江

(鮪布) 衡山 (吳芮) 臨江 (共敖)。

(注二) 漢高帝死後，呂后當國，便不願「非劉不王」的盟約，遍封諸呂爲王。文帝時，淮安王長以謀反廢徙死，吳王濞也反謀日亟。景帝時，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並起連兵，反抗中央。高帝以同姓代異姓的結果，竟釀成骨肉相殘的慘劇，豈是他始料所及！

(注三) 司隸校尉係武職，權力頗大，因長安多貴游豪族，非有力官吏不能鎮撫，故武帝特設此職爲畿輔的長官。後世多以郡城所在稱「司州」，便是沿習的謬誤。

(注四) 當時郡太守的俸米爲二千石，刺史俸米僅六百石，刺史的官秩較太守爲卑。武帝因官小則顧忌少，用力勤，所以特地放他們去出監察郡國。

(注五) 漢時的京官，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位次三公，很處尊顯的地位。

(注六) 漢代的十三部爲後世三級制的根據，不過名目變遷有不同罷了。如唐的分「道」，宋的分「路」，元的分「行中書省」，明的分「布政司」，以及清代習慣上的分「省」，以下都隸有兩

殺官廳則十三部分明是三級制的張本了直到最近省縣之間尚有「道」的一級之殘影呢。

八 漢武開邊的影響

漢武帝生當內亂削平之後，又承文、景兩世的生聚蓄積，恰是漢家極盛的黃金時代。他又是個心強氣盛的人，對於四方異族，總希望都來獻貢，推尊中朝。以此志在開邊，大張撻伐，使兵將使節絡繹奔赴，道路四關，漢威乃大震於域外。

今略述那時開邊的情形，並以見域外的交通是怎樣發展的：

(一) 匈奴 匈奴是北方的強族，秦、漢之際已與中國發生過重大的交涉。(注 了。武帝初年，便因他寇邊，差車騎將軍衛青去打他。匈奴敗了，因取得河套地方，置朔方郡。不久，驃騎將軍霍去病又自隴西出兵，收取匈奴屬部休屠王的金人，他鄰部的渾邪王便南來投降。武帝把降衆分徙在西北諸郡的塞外，於是金城（甘肅皋蘭以西地）、河西（寧夏阿拉善族）以西，並南山（祁連山）至鹽澤（羅

布泊一帶，匈奴竟爲之一空。後來衛霍又大舉出伐，封狼居胥山（外蒙古杭愛山麓）而還，匈奴便從此遠遁，取別一個方向去發展。（注三）而大漠以南就沒有他們的王庭了。

（二）西域 武帝初攻匈奴，很不得手，適匈奴的降人把西域月氏怨恨匈奴的情形（注三）傳說出來，他便下令招募能使月氏的人，想通好了牽制匈奴。張騫應募往，被留在匈奴十餘年。後脫逃西去，到大宛（中亞細亞東部）。大宛便派了通事，引到康居（中亞北部），轉送大月氏（時已徙在中亞東南部）。那時的大月氏地肥少寇，國勢新盛，從前報復的心便很淡漠，張騫在那裏住了一年多，竟不得要領。然而西域諸國的地理強弱情形，他却悉數記載，弄得路路清疏了。還漢後，他勸武帝「以厚幣招致烏孫（新疆伊寧一帶），使居渾邪王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且旣連烏孫則自其西大夏（中亞阿母河沿岸）之屬皆可招徠而爲外臣。」武帝很信他，便再派他多齎金帛往烏孫，運動內附。因未得解決，又派副使分赴大宛、

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身毒（印度）、于闐（新疆和闐縣）和近邊諸國，居然邀集了他們的回使，同還漢廷，於是西域始通。武帝特爲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護漢使的往來。

（二）朝鮮 朝鮮相傳爲箕子之後，戰國時屬燕，秦時爲遼東的外徼。秦末中原大亂，燕、齊逃亡避難的人多搬住那邊。漢初仍屬燕國。後燕王盧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便聚黨亡命沮水（大同江），乘勢役屬諸夷和燕、齊的移民，襲破箕準，建都王險（平壤）。傳至他的孫兒右渠時，他們東北的薺貊自行投到遼東，請內屬於漢。武帝便就其地置蒼海郡。右渠却不然，他一方阻遏辰國，（注四）不令通漢；一方引誘漢民逃亡歸他，并殺漢廷使臣，顯與武帝爲難。武帝大怒，使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分道出師，兵臨城下。朝鮮人殺右渠，出降，遂置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四郡。

（四）南越與閩越 南越卽南粵，漢初趙佗據此，便與中國立異。（注五）武帝時，趙佗已死，他的玄孫趙興爲南粵王，很願奉母內屬。但他的國相呂嘉不服，便把他

們母子殺害，並殺居留境內的漢官，發兵拒守。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別將楊僕等合兵進討，呂嘉逃入海島，卒被追殺。當時便分其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閩越即東粵，本越王句踐之後，姓騶氏。秦并天下，夷其地爲閩中郡。漢初，他們的君長無諸與搖俱佐漢討秦擊楚，因立無諸爲閩越王，都冶（福建閩侯縣）；既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浙江永嘉縣）。後數世，閩越發兵攻東甌，東甌請舉國徙中國。武帝時，閩越後人餘善反漢，乃命楊僕和橫海將軍韓說等浮海進討，竟斬餘善。當時因那邊險阻多，反覆易，把所有的住民悉數徙置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五）西南夷 自古不通中國。戰國末，楚莊躋關地，通滇，遂立滇國；餘地仍由土酋分據，各自稱雄。武帝時，番禺（江西鄱陽縣）令唐蒙使南粵，訪知通蜀之道。在夜郎，（注六）還朝後力請通夜郎以制粵。武帝乃使蒙問關前往，得見夜郎的首領多同。一面用厚賜來賂他，一面用威德來鎮他，竟得如約置犍爲郡。又使司馬相如

因巴蜀吏以幣物賂西夷，於是邛都、笮、冉駹（注七）之君皆內屬了。及定南粵，遂平南夷爲牂牁郡，邛都爲越嶲郡，笮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又收西羌白馬（甘肅四川間）爲武都郡。

武帝的拓土開疆，固然勞民傷財；而中國境土的統一和開化，實較秦并六國還要有力。不但漢族的聲威遠震於異域，即現在國土的完成和粵江流域的漸次開化，也都是受的那時的影響。

（注一）匈奴本是北族中特出的一部，乘林胡、樓煩的相繼殘破，而秦又併力中原的當兒，便併吞鄰部，統一起來。到戰國末葉，其勢已不可侮，史記說：「冠帶七國，而三國邊於匈奴。」則強大可想。所以秦、趙、燕各築邊牆以禦之。始皇并天下，命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收河南（河套），因各國舊牆，增修聯絡爲「長城」，也就爲的防他南侵。及秦末大亂，他又乘機活動，河南之地復陷，像漢高那樣的威加海內，也竟奈何他不得，白登山（山西大同縣東）的一役，受困七日，幾乎不能生還呢。

（注二）匈奴受挫於武帝，既不能南下得志，便西向侵略。這樣一轉變，直接影響當時中亞、印度諸

國的興衰，間接且及於歐洲西羅馬的滅亡。詳見今人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注三) 月氏本爲敦煌、祁連之間的強國，被匈奴襲殺首領，備極慘酷，餘衆便遠遁避難。所以怨恨極深，有必欲報仇的決心。

(注四) 辰國卽辰韓，與弁韓、馬韓合稱三韓，俱在朝鮮半島的南部。

(注五) 趙佗自立爲南粵王後，漢高帝雖與他剖符通使，令稱臣奉約，而實際上已不相下了。呂后時，佗以漢官請禁粵關市鐵器，遂起兵反，自稱南越武帝，進攻長沙。漢兵不能勝，他便乘機用兵威財物分別擊賂閩越和近旁諸郡，使他們聽已約束。那時東西萬餘里，都聽他指揮，一切儀制，竟與中國相等。後文帝即位，更命陸賈往諭，曉以利害，他才謝罪奉約，去帝號稱臣如故。

(注六) 夜郎在西南夷中爲最大，地當四川宜賓、樂山兩縣東南，直至貴州西邊。

(注七) 邛都、笮、冉駹俱在四川境，略當西昌、漢源、茂縣一帶地。

九 儒家勢力的統一

漢家的得爲帝王，雖由平民發跡，而一意固位自尊，一切設施便多採秦制，自叔孫通爲他們起了朝儀，於是天子之貴又加一重保障，無怪高帝要詫歎自喜，把從前對於儒生的輕蔑態度一變爲接近的態度了。這便是儒家日後發展的立足點。

後來惠帝除挾書之禁，不必再有顧忌，宜乎可以聽到放言高論的批評了；然而一般談說治道，自致尊顯的人，都是自託於正名定分的儒者，很少公然非議的論調。可見在這積威之下已只有儒者的活動，別派就不很露臉了。文帝的崇尚黃老，爲的是君人南面之術，（注二）本不礙帝王的尊嚴，所以尙有說起；至於申韓任法，雖能助益威權，未嘗不爲君主所喜，只因大家不肯居苛刻之名，便讓那班自稱「法後王」的儒者搶去做實際上應用的工具了。由此看來，漢初的儒家已顯有慢慢地乾沒別家的精神，消納在一家旗幟之下（注三）的趨勢。

到了武帝即位之後，儒家更得奮起獨霸，幾乎把中國全部的學術思想統一

在一尊之下。原來他一登極便下詔郡國，叫他們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送京聽用，預備親自臨軒策問。策問的結果，董仲舒對的最合，武帝便拔他第一，用爲江都相。於是一面依他的請求，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一面迎魯申公來議明堂之制，爲立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這樣，「六經」是表章了，「百家」都因此罷黜了。試想，儒家既得政府的保障來排除異己，進行的聲勢當然不言而喻了。後來武帝又詔「吏通一藝以上者皆補右職，」則學術與利祿之途相牽連，當時的官吏學人更得競託儒術以進身，孔子之徒遂充滿於學術的社會。

惟其大家要競託儒術，儒家的精神自然會駁而不純。原來當時的事實明明不能推拒黃老的自然主義，他們只得雜造讖緯，作託古改制的張本，便把方士的迷信硬披上儒家的外衣了；明明不能推拒申韓的法治主義，他們便說取法後王，禮貴因時，竟把法家的手段強飾做儒家的治化了。

久而久之，這種兼併獨霸的精神瀰漫在中國的全社會，便把孔子的真相生埋掉，而另外造成一個最大的偶像。^{（注三）}遺留給後世。所以傳到後來竟有儒教的名目出現，以與外邊傳入的佛教和道士依託的道教形成鼎立之勢了。

（注一）道家的自然主義施之於政治，便是「君人南面之術」。^{（漢書藝文志就這樣說。原來以「無爲」爲「爲」，「真是道家的最高手段。」}老子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試想，百姓都各各以爲此我之自然而然而不知有其上，是何等的「相忘於無形」「相安於無事」啊！

（注二）儒家在秦漢之際，對於道、法兩家頗有兼收並蓄之勢。只是墨家末流的游俠之徒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只得嚴行禁絕，不使滋蔓。史記說：「俠以武犯禁，」正可見當時摧殘游俠游的不平。^{（注三）}孔子的偶像，到現在真是人人皆知，很普遍地受人稱頌聖明。試看古來無數的名王，無數的學者，在當時政治上曾發生過絕大的影響，在思想上曾加以搖動的，未必人人都曉；獨有這無高、位、無奇說的孔子却這樣地深入人心，婦孺咸知，很可想見當時表章的力量了。

十 經書的結集與思想的硬化

十一 經書的結集與思想的硬化

儒家到了全盛時代，六藝既看做唯一的高文典冊，孔子也就被看做「萬世師表」，無形中與六藝黏合在一塊了。這樣一鼓吹，便發生了兩種最大的影響：一種是經書的結集，把上古一部分比較可信的史料，借着聖人遺教的力量，一直流傳保存到現在；一種是思想的硬化，把一切輿作都建築在好古尊先的基礎上面，於是專已武斷，思想便漸漸地錮蔽了。

今且分述一些大概情形，以見這影響的重大：

(一) 經書的結集 經書是否出於孔子一手刪定，到如今還是一個絕大的疑案。在未經表章以前，他的真相如何，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最古而且最可靠的經書只有易、書、詩、春秋；然而書經已很有竄亂和附益的部分(注二)了。其實諸經的真相，說穿了毫沒什麼稀罕與神祕。易本是當時卜筮的占辭，所以秦朝與種樹、醫藥等書並視，不加禁絕。書只是片段的古史，沒有勒定統系，自然容易攙混裝點，隨便竄益。詩是當時民謠、俗歌和祭祀用的禱詞，

樂詞的總集，只不能像猜謎一樣的說定某篇是某人所作某詩爲某事而發罷了。禮是那時社會風尚逐漸造成的儀式，自然是後起的東西，不能必擬以爲某人所勒定或公布的，我們看大小戴記是漢朝人所輯錄，已不能完全置信，而周禮直到西漢末年才跑出來，（注二）更不能使人信牠爲周朝的官制了。樂沒有傳後，姑置不論。惟春秋是本着魯國舊藏的史冊來推衍成書的話，或無可疑。這樣看來，彼此原不相干，只因後人偏偏認定這些古書都經孔子刪削或訂定，以爲必有微言大義藏在裏面，便硬配在六藝之科。那班儒生既把牠用作得君行道的利器，於是經書便由漂散而漸致凝定了。起初的結集只有「五經」——六經配六藝而言，實際上却沒有「樂經」——在當時傳習的源流，派別極繁。（注三）後來說解的人愈多，不但派別愈弄愈夥，而且經書的數目也代有增加。先只易、書、詩、禮、春秋稱經；繼而「三禮」（儀禮、周禮、禮記）對等，便稱「七經」；復次「三傳」（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並舉，便成「九經」；最後且加入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竟哀成「十

三經」了。

(二) 思想的硬化 儒家在學術界上既成了一尊之局，於是牽扯附會，竟把孔子裝點成功一個無冠的「素王」，說他種種主張都是「爲漢制作」，好好的學說便變做迷信的預言了。當時一般的人心既被這預言支配着，自然以爲古的都是好的，都是預爲後人說法，萬世可以遵行的，所以漢人觀察自然，便有「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謬解了。這種「不變」的觀念橫梗在心裏，那頑固的傾向便十分明顯。我們且看董仲舒、公孫弘、兒寬輩已經得君行道，尙且要用經術來緣飾吏治，以求無悖於古；無怪那些希望乘時登庸的人要託古改制，自也不得不捏造讖緯來擁護自己的主張了。當時的思想界在這樣濃重的頑固空氣裏掙扎，早就罩了一層厚膜，而且影響到後世，也就牢牢地縛住了一般的學者。所以當代雖有王充、張衡（注四）那樣的懷疑，終於止不住踵事增華的假古董——偽書——層見迭出；後來雖有唐朝的劉知幾和清朝的崔述（注五）那樣的敢於疑經考古，然而他

們的力量還是驅除不了一般人先入爲主的成見。

綜看上面的結果，儒家統一實是中國文化衰老頹廢的徵驗。如果沒有後來的外族文明——如佛敎伴來的印度思想等——來衝激一下，使我們先代的思想略爲解放一些，恐怕中國的學術早就成功殭石了。

(注一) 書經的竄亂之跡甚顯，有語氣不類的，有所舉名物不稱的，有文體不同的，只要稍稍留心細看，便可察出。清代的學者考證書經的很多，最重要的有閻若璩、惠棟諸人的書；辨析更細的，則有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

(注二) 周禮一書相傳是周公手定的稿本。但漢初廣收簡冊，藏書競出，獨未見到牠的名目，已很可疑；直到西漢末年，劉歆大加表章，說是河間獻王在山巖屋壁間得到的，(原缺冬官，把考工記配上) 所以人家很疑心是劉歆僞託的。

(注三) 漢時傳經的派別，大概說來，易有施雠、孟喜、梁邱賀三家。——別有京房一派託之孟氏，其實專講災異；又有費直、高相等，也頗能自立一幟。書分今文、古文兩派，今文先出，有歐陽氏學和大小

夏侯氏舉古文出較後，直待東漢時賈逵、馬融、鄭玄的表章，才得顯然在學術界出頭。詩有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四家，毛詩在後來竟蓋過三家，獨霸一時。禮有高堂生所傳的士禮和后蒼所說的數萬言（即儀禮）；周禮晚出，有杜子春、鄭衆等傳習解詁，但所記的制度多像從孟子和王制裏套來擴大的，所以疑非真有其書；禮記則有大戴記和小戴記。春秋傳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

（注四）王充傳在後漢書七十九卷，他懷疑古籍，著論衡八十篇，多所批評，藝增、儒增諸篇尤見精神。張衡傳在同書八十九卷，他不信讖緯，尙實做，造候風地動儀，頗爲後人所稱道。

（注五）劉知幾字子玄，舊唐書一百二卷和新唐書一百三十二卷都有他的傳。所著史通，對於諸家作史俱有批評；外篇中疑古、惑經二篇尤敢道人所不敢道。崔述著考信錄，對於古史，不信附會，事都求實證。

十一 新莽的改制

武帝享國日久，文治武功都有很充實的成績，確是漢家盛極一時的黃金時

代。然而他寵信衛、霍二氏，宣敕又多假手於中涓（內侍），便令政治的中心無形中墜落在那班半貴族（外戚）和準貴族（宦官）的掌握，開蚤緣竊柄，禍國殃民的惡例，所以武帝之後，政治社會幾無別事可記，只見外戚與宦官的更興迭代了。他們有時勾結，有時排擠，結果便釀成王莽的篡奪。

王莽利用外戚的積勢，在哀帝、平帝的時候，他早成了政治的重心了。所以他一步步地走向篡漢的道路，便得很順利的通過，最後竟由「假皇帝」渡到真皇帝，（注）改國號爲新。他的成功，很得力於當時儒生的託古改制，當然要盡反漢制，以示與天下更新了。在當時確有革命的精神，很想把不滿意的制度完全更改。但刻意仿古，以爲只要盡復唐虞（？）之舊，漢家的狹小制度自然會相形見絀，而實際上反多拘泥不通的流弊，徒供時人的指摘。

今略舉那時更革的大端，以見復古的趨向：

（一）官制 改大司農爲羲和，後改納言；大理爲作士；太常爲秩宗；大鴻臚

爲典樂，少府爲共工，水衡都尉爲予虞。其他如郡太守更名大尹，都尉更名太尉，縣令長更名宰等，名號盡變，不可悉記。

(二) 田制 收取天下田畝，更名「王田」，奴婢叫做「私屬」，都不得互相買賣。如一家男口不滿八人而田過一井的，分餘田給九族鄉黨。從前沒有田地而現在應當受田的，照新制。敢有非議井田聖制的，依法治罪。

(三) 理財 用國師劉歆的主張，立五均、司市、錢府等官。(注二) 又因鹽、酒、鐵、名山大川、五均賒貸、銅冶等皆是民間必需的大事業，不應該歸私家商人壟斷營利，所以一律收歸國有，設爲六筦之令。(注三) 每一筦申明苛禁，犯此的，往往得死罪。此外對於錢幣的使用，也多所更張。(注四)

(四) 封建 依周官、王制之說，仿置卒正、連率、大尹、屬令、屬長、州牧、分長、安城旁爲「六鄉」，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衆縣爲「六尉」，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一帶爲「六遂」。又仿古制分成六服，(注五) 每服定一千八百諸侯，

總爲萬國。

照當時的更革看來，除官制、封建（郡縣變相）只改換一些名號，沒有徹底改革外，其餘的政策如均田，如六筭五均等，都有試行理想國的精神。但他迷信古制太深，而性又躁急不能久持，所以朝令暮改，紛更不定。那時百姓的觀聽，已攪得糾纏不清，又兼官吏趁火打劫，使他們搖手觸禁，無所適從，於是人心思漢，大家對這好大愛闊的新朝竟大大地不滿意了。他又自恃富強，挑釁外國，四境既多叛亡，國內的匪羣自然也乘機四起，與他爲難。因此，他到底被亂兵所殺。

新室的皇帝是失敗而死了，但他的影響却長留在中國歷史裏；他雖然蒙了兩千年的惡名，然近年來頗有人爲他伸冤，說他是一個最早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家。（注六）

（注一）王莽先由安漢公加號「宰衡」，不久又自加九錫。後來毒死平帝，迎立宣帝的玄孫嬰，叫做「孺子」，自比周公，居攝踐阼，一切禮儀都同天子一樣。旋因劉崇起兵，羣臣都以爲莽權太輕，不

能厭衆，請准王太后，使莽朝見羣臣，稱「假皇帝」。臣民稱他做「攝皇帝」。不久造作符命，竟即真爲新朝的皇帝了。

(注二) 五均之說本於河間獻王所獻的樂語，語文說：「天子……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立五均官爲此。司市之制本於周禮，以四仲之月定物賈，爲其市平。民物不售，均官考驗，用其平賈取之。錢府卽泉府，司民之賒貸，每月百錢，收息三錢。

(注三) 六筭之令載漢書食貨志。六筭是鹽、鐵、酒等。原令說：「……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筭)之。」每一幹(筭)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注四) 貨幣的起源，荒遠難稽，周代始有圖法，然已不易徵信。大概各地自爲風氣，並不一律；龜貝既仍通行，自不必專用鑄錢。秦時，才通行「半兩」錢。漢初嫌牠太重，改用「莢錢」。武帝始鑄「五銖」錢。王莽更作「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兼用龜貝。百姓不便，乃單行「小泉直一」與「大泉五十」。後更嚴禁挾五銖錢，罷大小泉，別造「貨布」「貨泉」二品並行。

(注五) 六卽服「惟寧」「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惟藩在九州之外，餘都在九州內。

(注六) 看胡適文存二集論王莽。

十一 光武中興

新莽末年，羣雄蠶起，很像秦末的局面。然多剽掠，未必都副民衆的願望。惟劉績、劉秀兄弟爲漢景帝的子孫，而秀又是謹厚的儒生，所以最能維繫人望。雖初起時大家也有忌嫉他們而改立劉玄（更始）借端殺績的，到底王莽破滅，不能不任劉秀出頭。

劉秀既徇下河北，平王郎遂不奉更始約束，自立於鄴（直隸高邑縣）南，便是東漢的（注二）光武帝。當他徇河北時，赤眉的首領樊崇等攻入長安逐更始，別立劉盆子爲帝。未幾，更始被殺。光武帝借此名目，便親總六軍進討赤眉。赤眉不能支，只得出降。那時割據稱號的雖多，究竟河南、河北、關中諸地已略定，光武帝的根據

也自然堅固，不易動搖。所以先後派遣蓋延等破睢陽的劉永，祭遵等破漁陽的彭寵，馬成等破廬江的李憲，耿弇等破臨淄的張步，於是山東、江、淮一帶也平定了。後來他又親征隴西的隗囂，收服河西的竇融，又派岑彭、吳漢等會兵攻殺據蜀稱帝的公孫述。前後五年，隴、蜀悉平。那詐稱武帝曾孫的盧芳，屬郡多已降漢，便只得逃入匈奴了。至此，漢土復歸一統，光武帝便得遙承西漢，成就所謂中興之業。

光武帝生長民間，由儒生起家，當時的功臣又多與他氣味相類的人物，所以他設施的政略確要比高帝高明得多。他深知一姓再興是佔的「君臣舊義」的便宜，因此看定這一點，處處想法把牠維持，務使永永保留着，做一輩子長治久安的工具。

他自平蜀之後，便厭兵不談。鄧禹、賈復諸將多解除兵柄，以列侯就第，終身不遭譴誅。回想高帝那樣的待遇，則他們君臣之際真可算得保全終始了。又興建太學，置五經博士，凡三公之官都用老師宿儒來充任。不但當時學校大興，結歡士民；

影響到後來，學校竟成社會清議的發源地，於那時的風俗很有重大的關係。他又很知百姓的痛苦，卽位後常常在內廷召集公卿郎將等官，詢察民瘼，觀納風謠。這樣的內外不懈，百姓自得寬息休養，當然會聽到歌舞昇平的頌讚了。

這都是維持君臣感情的事實。但最有影響於當時和後世的風尚，而爲史家所稱美的，還在氣節的表章。因爲卓茂、譙玄、李業等人的備受榮寵，爲的是忠節可風；（注二）莊光、周黨等人的始終敬禮，不加委屈，爲的是志行純潔。（注三）於是耳目一新，競尙氣節，不但以服事二姓爲恥，而一切守正不阿的精神都寄託在這種不肯變節的操守上面了。所以當時的士習，最重名譽，鄉評里選，必先考核生平行事，然後品題。稍有失檢之處，往往被人鄙棄，竟有終身不齒的。影響到後來，邪正自不容，竟醞釀十八年黨錮之禍。然而正義旣伸，直道猶存，使當時和後世的政治空氣常常得到很嚴重的洗滌，實在還虧有這麼一番舉動。直到魏、晉亂離之世，這清議還能維持得了一部分社會的風化，更不能不算是他最後的成功了！

(注一) 西漢、東漢都是史家區別時地的假名，與後世的後趙、南燕等名一樣，在當時都自稱「大……」，實際上決不會把限制時地的形容詞加在上面，自己示狹的。漢家既有前後兩度的湧現，而中間卻隔着十五年的新朝，稱引起來，自然不能不有一個分別，於是史家便把都城所在地分爲東（洛陽）西（長安）了。不過西漢、東漢都是統一的朝家，與後來的東晉、南宋是不同的。

(注二) 卓茂在哀、平間爲密令，王莽居攝，他便託病告歸。光武初卽位，首先訪問他，尊爲太傅，封褒德侯。又有獨人譙玄、李業、費貽等，因不肯出仕公孫述，或被刳服毒自殺，或伴狂託病避免。及公孫述敗死，光武一面用中、牢、祀、譙玄，一面旌表李業之閭以示光寵；更徵求費貽輩加以任用。

(注三) 莊光後因避明帝諱改稱嚴光，他本光武的故人，但情願獨釣富春江上，終於不肯受官。周黨也是高人，光武三次聘他，他才到來，但只伏而不謁。光武無奈，只索聽他。

十二 佛教與道教的由來

中國原始的宗教是很簡單的，尊天事鬼，並崇拜自然界的大現象如日月山

川之類。卜筮星占也盛行，但沒有靈魂不朽之說，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自戰國以至秦漢，方士的勢力極盛，往往以神仙不死等說傾動君主，而圖讖符命的迷信，中人更深。（注二）所以當時雖沒有宗教的形式，而方士對於社會的魔力可就不小。董仲舒以純儒自命，也很信陰陽五行之說，怪不得徐福、李少君、少翁、樂大等人敢於以方術惑世了。（注三）

佛教起於印度，何時輸入中國，已不可考了；大概前漢中葉，約當公曆前百年時，佛教已由西域傳入漢土。到東漢初年，王公貴族中已有信奉者。（注三）從此以後中國宗教史上起了一種新的變化，中國才有統系分明的宗教。

佛教的始祖叫喬答摩悉達，是天竺（印度）迦比羅國淨飯王的太子，生當公元前五世紀。（注四）那時印度盛行婆羅門教，把人民分做四層貴賤懸殊的階級，待遇很不平等。（注五）他見了這種情形，已很不滿意；又感人生不能脫離生老病死的苦痛，更是厭世，便出家獨住雪山（即喜馬拉雅山中）。他在那邊鬻除鬚髮，積

了好多年的苦行，竟成等正覺。於是他一意布道，便周遊印度諸國，把慈悲平等的宗旨宣傳出來，反對婆羅門的階級制度。他滅度後，人家尊稱他爲佛陀，（注六）省稱爲佛。佛弟子阿難、迦葉等很能昌大師說，勢力便漸漸地雄厚起來。至周末，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竟定佛教爲國教，派傳教士四出宣傳。於是南至錫蘭，北至中亞，都受佛教的影響。漢時傳入的，便由北道西域而來。

佛教既正式傳入中國，發生的影響很大。雖楚王英以畫佛禱祀得罪，而信徒仍一天加多一天，（注七）佛教的勢力也漸見鞏固。惟當時傳教的多西域胡僧，中國人爲僧的尙少，直到後來魏文帝時才許人民鬻度受戒，出家作僧呢。這是佛教的直接影響。後來道教的組成，也許受了不少的佛教影響。

道教的來源本出於秦漢的方士。東漢王充以後，學者崇奉老莊，於是民間的宗教迷信便也須附會老子爲教主，起來造作一種新的宗教。首創道教的是張陵。他曾徧遊名山，在蜀中鵝鳴山裏作道書二十四篇，還居龍虎山（江西貴溪縣境），

自稱得道。(注八)人家因他能治病降魔，便都稱他爲「天師」。他死了，把經籙印劍傳給兒子張衡，張衡又傳給兒子張魯。那時張陵的魔力已極風靡，順帝時琅邪宮崇上他師父于吉所得的太平青領道百餘卷；靈帝時黃巾張角以符水惑衆作亂，實在都可算他的門徒。又有巴郡的張脩，也能以術療病，令病家出五斗米爲獻，號稱「五斗米師」；後來聚衆寇掠，便叫「米賊」。這時張魯新得印劍，便博採角脩的做法，又加以祖父的心傳，斟酌損益，竟把道教的基礎打定了。

張魯這樣一幹，信徒日衆，他便據守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學道的，初名「鬼卒」。受道已信，改號祭酒，使他們各領部衆；人尤多的，稱爲「治頭大祭酒」。後來張魯被曹操所逼，遁走巴中，叫他的兒子張盛仍還龍虎山，好好地奉守他祖傳的正一玄壇。從此，龍虎山世世有一張天師，直到最近國民革命軍收取江西，才把這道士奉爲宗主的虛勁根本打消。

(注一) 秦始皇的伐胡，王莽的厭勝，漢光武的起兵登位，沒有不把符讖當做重要的根據的；甚至

王莽的國師劉歆因讖有「劉秀爲天子」的預言，便改名求應呢。

(注二) 徐福是秦時人，餘都是漢時人，他們能够把當時猛虎一般的君主騙得俯首貼耳，實在可驚。然而也只能蒙蔽一時，結果還是隱遁的隱遁，誅死的誅死。

(注三) 舊說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遣使至印度求佛法。此說全無根據。明帝永平八年答楚王英詔已用了「浮屠」「桑門」「伊蒲塞」等佛家名詞，可見其時佛教早已流行了。

(注四) 佛祖的生卒，傳說不一。有人說他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示寂於周穆王五十二年，年八十歲。(公元前一〇二九——九五〇)有人說他生於周靈王十五年，示寂於周敬王四十二年。(前五五七——四七八)今據近代古物學者的考定，定爲前五世紀。

(注五) 婆羅門的四階級：最高的便叫「婆羅門」，是僧侶；次叫「刹帝利」，是王族和武士；又次叫「吠舍」，是工商；最下叫「戍陀羅」，便是從事農牧的平民。四族之間，職業既不相同，貴賤遂致互異，不但不通婚姻，不相往來，而且最下一級的人連廟門也不許走進一步呢。

(注六) 佛陀是梵語，也作菩提，其義爲覺。一是自覺，要自悟本性；二是覺他，要說法度人；三是覺行

圓滿。必備此三義，才可稱做「佛陀。」

(注七) 楚王英是光武帝的兒子，他的被廢，不盡由於信佛，但他的罪狀是「交通方士，造作圖書，學爲浮屠齋戒祭祀。」他坐廢之後，信佛的並不少衰，如桓帝建佛寺於宮中，招致西域的胡僧譯經，帝王也躬自提倡了。又如靈帝時有一個叫笮融的，大起佛寺，於浴佛日（陰歷四月初八日）招僧五千餘人，施以飲食，更開後世齋僧布施之端了。

(注八) 張陵的事跡，在三國志張魯傳中一見之，很簡略，且沒有說他成仙證道。但流傳的道書裏却說他得道飛昇，而且連他的兒子孫子等眷屬也飛昇了。顯然都是不可置信的謠言。

十四 清議與黨錮

東漢的末年，朝中則宦官專權，民間則黃巾抄略，直攪得政治日壞，民生日敝；一般社會上不啻蒙了一重沈沈的黑霧。然而那時的知識階級大都敦尚氣節，崇正嫉邪，無論社會怎樣糟，他們總還保持他們的黑夜鐘聲，味且雞唱，多少把這黑

霧轟散了些，范曄的後漢書上曾論及那時的士大夫，以爲「桓靈之際，君道糝謬，然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心力爲之，」真是確切。這種「心力」究在什麼地方看出來呢？原來只在當時的清議和遭遇到的黨錮之禍。

今分說一些大概情形：

(一) 清議 清議的由來，半由鄉評里選的裁量，半由士君子的自好，政府又從旁提倡風節，於是牠便在這時勢陶冶之下養成一種風氣了。汝南袁紹以名族而兼豪俠，由濮陽令卸任回家，車徒極盛。將到本郡界上，便辭謝賓客，使各散去，因說道：「我的輿服儀從怎能給許子將（劭）看見呢！」竟單車而歸，怕他的譏評如此。又濟陰黃允因司徒袁隗要嫁女給他，他便休遣故妻。其妻夏侯氏乃大會宗親，數說他的隱慝，然後引去。黃允由是爲族黨所輕，終身廢棄。卽此兩事，我們很可想見當時清議的力量了。這種力量，不但支持了漢末的社會，而且影響到魏、晉之世還有餘力。（注）以此，士風峻介，當然要與惡勢力反對，而黨錮之禍遂不能免。

(二) 黨錮 東漢桓靈二帝，真是劉家的敗類，他們在位的時候，正所謂主荒政謬，一任宦官掌權胡幹而已。當時的士大夫既都秉有風骨，怎麼能够宛轉在這種現狀之下，彼此相安！所以議論朝政的，都仇視宦官，力加抨擊。適那時遊學長安的多以氣節相高，於是太學諸生賈彪、郭泰等三萬餘人更與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議郎王暢等互相褒重，批評時政。當時中外承風，自公卿以下，大家都怕他們的貶議，而前後兩次經過十八年的黨禍，便由此託根了。第一次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一六）因李膺等裁抑宦官，宦官便告發「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謗朝廷。」桓帝大怒，詔下郡國逮捕黨人。因陳蕃力諫，更怒他們真敢結黨，便下李膺等於獄中，牽及的至二百餘人，或逃走未獲，更懸賞緝拿。後因后父大將軍竇武的諫勸，才把黨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然他們雖得罪廢錮，而潛勢力依然存在，反而多得到社會上的同情。注三所以靈帝建寧二年（一六九）上又有第二次的爆發，禍較第一次更烈。原來靈帝初年，陳蕃、竇武當權，便又把李膺等舉拔出

來。不久，陳寶都因謀誅宦官被害，李膺等當然重被屏斥。然宦官深惡他們，簡直勢不兩立，於是再興黨獄，窮加鉤治，李膺等百餘人並死，妻子皆徙邊。當時知名的學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仇的，更相陷害。因此橫被禁錮和死徙廢黜的，又六七百人。其後黃巾大起，宦官呂彊怕他們藉口攻擊，才奏請赦免黨人。然而正直一空，元氣大傷，漢家前途的命運也從此勒定了。

(注一) 黃允當清議極盛之時，而又無故休妻，失行甚大，自然逃不了人家的責難。但影響到後來，雖細故小節也遭人家一輩子的指摘了。如陳壽居父喪有病，使婢子調搓藥丸，恰被來客看見，鄉黨因此貶議，竟沈滯了好幾年。又如阮簡遭父喪，行遇大雪，不勝寒凍，便過訪他的識友凌儼，令某君。某君爲他客設宴，簡無意中與席，竟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魏晉時猶如此，則當時清議的可畏更可想見了。

(注二) 當時的名士既遭禁錮，全國有識之人反都激於義憤，贊成他們這種氣概，名譽因此愈高。表表的黨人，都加稱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名目呢。詳見後漢書黨錮列傳序。

十五 三國鼎立

自從宦官搗鬼，黨禍大興之後，黃巾便四起騷動。雖經皇甫嵩等把他們逐一削平，而從此州郡官吏各得便宜行事，大家都喜歡擁兵自豪，遂開羣雄割據的先兆了。董卓之亂，便是境土分裂的導火線。

漢靈帝於中平六年（一八九）死去，皇子辯立，年只十四，何太后臨朝。那時后兄何進爲大將軍，怕宦官勢盛，於他家不利，便與校尉袁紹密議，要召集四方的兵將來誅殺宦官。進與駐紮河東的涼州將董卓交好，便派人前往，把這祕密任務託他。豈知兵還沒到，進已被宦官張讓等所殺。袁紹急於自救，便勒兵入宮，收捕宦官二千餘人，一起殺了。不久，董卓趕到，因與帝辯說話不甚了了，便把他廢掉，改立其弟陳留王協，便是漢獻帝。

董卓既行廢立，自爲相國，以爲威權在己，便恣意凶暴，又縱兵剽掠，竟把洛陽

附近攪得不成樣子。那時袁紹因與董卓不合，已出爲渤海太守，而關東州郡又看不下董卓的橫行，便推他作主，同盟西討。(注一)董卓見衆怒難犯，遂挾獻帝西遷長安。後來長沙太守孫堅起兵進討，卓兵大敗；司徒王允又密結董卓的心腹呂布，囑他殺卓；於是董卓就這樣地被殺結局了。未幾，卓黨李傕、郭汜等又反入長安，關中重又大亂，二三年間，那邊的住民竟逃亡一空，幾乎沒有人跡可見呢。

當獻帝被劫西遷時，共起討卓的諸鎮，惟知各據州郡，自相攻伐；而曹操(注二)介立其間，頗得利用時機，暗造勢力，結果，他便獨得獻帝，遷都於許（河南許昌縣），進位爲大將軍。自此權歸曹操，遂得挾天子以號令諸侯了。所以不數年間，北方的羣雄，如二袁（紹、術兄弟），如呂布，俱先後被他破滅，黃河流域幾完全收入掌中。當時能够與他抗爭的，只有自守江東的孫權和流離奔亡的劉備罷了。(注三)

曹操既統一北方，遂下南陽，收降張繡。時劉備因袁紹失敗，投奔劉表，操更因此南逼，進攻荊州。剛巧劉表新死，他的少子劉琮便投降北軍，劉備只得東奔夏口。

曹操既得荊州聲勢益盛，很想乘勢吞併東吳，發展他統一中國的野心，因即修書給孫權，先下一個恫嚇，竟說：「今治水軍八十萬衆，將與將軍會獵於吳。」形勢這樣緊張，到底釀成一場赤壁之戰，而曹兵幾乎全軍覆沒。(注四)

曹操經此大創，狼狽走還，從此不敢南窺。劉備乘此時機，徇下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孫權便與他相結，表請他爲荊州牧。於是江東的形勢愈固，而劉備也得憑藉地盤，發展有爲，所謂三分鼎足，便於此時奠基了。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魏王曹操死，他的兒子曹丕嗣立，便逼獻帝禪位，改元黃初，便是魏文帝。那時劉備已得巴、蜀，漢中，自立爲漢中王，聽了這信，便想再用漢統來號召，即於明年稱帝，改元章武，便是蜀漢昭烈帝。又明年，孫權自稱吳王，改元黃武；再過七年（二二九），他更進位稱帝，改元黃龍，便是吳大帝。至此，三國的旗幟才得完全顯明，而實際上的地位還是魏佔優勢，蜀、吳則聯兵拒守，僅足自保而已。所以像諸葛亮那樣的精明幹練，也只坐困疆場，不能進展，而司馬懿

的勢力倒棲託在魏廷之上，慢慢地把牠養成了。(注五)

(注一) 關東諸鎮既起兵，盟主袁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共屯河內，留冀州牧韓馥於鄴，給軍餉。豫州刺史孔伋屯潁川，奮武將軍曹操和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等，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俱在今河南境)他們的聲容都極盛，然太持重，大家竟頓兵不敢進了。

(注二) 曹操見同起者持重不進，曾發憤獨自西征。不幸爲卓將徐榮所敗，還屯酸棗。但他自具深心，轉戰得以據許。後來迎奉獻帝，更得居奇決勝，把大半座的漢室江山終於移轉了來。

(注三) 孫權是長沙太守孫堅之子，破虜將軍孫策之弟，藉父兄的餘業，又憑險自全，遂得從容收拾，據有江東。劉備雖是宗室，但世系已遠，分極疎微，以破黃巾功起家。他依違周旋於羣雄之間，嘗兩度據有徐州。最後與袁紹連合，被曹操所破，投奔劉表。

(注四) 劉備到了夏口，便令諸葛亮過江東，說孫權同拒曹操。孫權力排浮議，使周瑜督軍三萬人西上，與劉備合兵抗禦，兩方便相遇於赤壁。(湖北嘉魚縣江上)時曹兵屯江北，瑜等紮南岸，先由瑜將黃蓋詐約降操，因順風放火，把江面的北船燒個乾淨，餘勢延及北岸營落。曹軍竟大敗，只落得

狼狽逃回。

(注五) 司馬懿受明帝的託孤重任，與曹爽同輔齊王芳。後來他詐病賺殺曹爽，魏政便被司馬氏所獨專。所以他的兒子司馬師竟廢芳立懿，司馬昭更弑懿立奐；高下在心，真是行所無事。及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嗣立，只索明學魏文帝，逼曹奐禪位了。

十六 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司馬氏滅蜀篡魏得了帝位，不久又派兵平吳，統一中國，(注二)一時聲勢煊赫，好像有多大的建設展布開來。不料過不上二三十年，北方一帶雜處內地的諸外族便激起絕大的風潮，使北中國沈沒在外族蹂躪的空氣裏二百多年，這是何等可以注意的事！原來外族的侵略中國，本非一朝一夕之故，不過晉初失馭，機緣湊泊，遂使潛伏的禍萌一旦爆發，竟致不可收拾罷了。

當戰國末葉，諸戎都懾於中國的兵威，紛紛逸出長城之外。及漢初，他們因種

族日繁，又漸漸地爲患於內地了。自漢武帝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邊患稍絕，而設置五屬國以處降人，遂開降胡入居中國之端。後經宣帝、光武帝等朝的納降內徙，於是匈奴種人竟得深入塞內，與漢人雜居了。及東漢之末，餘族降者日多，中經三國，至晉初猶絡繹不絕。那時自遼東至隴西一帶，匈奴之外，有牠的別支羯，有東胡的苗裔鮮卑，有河西的羌，有隴阪的氐，往往繁衍滋殖，與漢民雜處而積不相能。

晉武帝（司馬炎）時，侍御史郭欽上疏，極言胡居中國之害。後來太子洗馬江統又作徙戎論，主張把內地的異族悉令徙出塞外。然而晉武帝却並不措意及此，他自有他的開國方略，於是醞釀了不少直接或間接的機會，給外族以突起圖逞的便利。

當他卽位之初，鑑於魏家因疏忌宗室而亡，便大封子弟，委以職任，諸王且得自選國中的長吏。又以戶口多少，分藩國爲三等：大國置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一千五百。及吳平，更撤去州郡的兵備，於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

才置五十人。他以爲州兵減少，異姓便無所利用，宗藩既成，帝業自固，由是可以承平久安了。但諸王多驕恣不學，而擅地擁兵，試想何等危險！所以武帝死後，竟起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亂」。（注二）那時擁兵的宗室，幾乎全部加入戰團，而州郡單虛，盜賊四起，反無法維持；那久鬱思振的外族，於是生心圖變了。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關中氐齊萬年先反，名將周處且戰死。雖不久即平，而匈奴的首領劉淵竟起來滅晉（注三）了。

晉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劉淵自稱漢帝，建元永鳳，由左國城（山西離石縣北）徙都平陽（山西臨汾縣）。他不久便死，但他的兒子劉聰和族子劉曜却在數年之間先後把洛陽、長安攻破，虜殺懷、愍二帝。從此晉室破壞，只得暫躲在江左，偷安避難，而江北諸地和西方蜀中一帶的諸外族便相繼起兵，紛紛割據，遂開「五胡亂華」（注四）之局。

原來劉氏滅晉以後，司馬睿雖仍挂晉號（他便是東晉的元帝），而唯一的

活動地却只限於東南半壁；(注五)那巴氐、李氏、羯石氏、鮮卑慕容氏、乞伏氏、秃髮氏、氏苻氏、呂氏、羌姚氏，以及匈奴的沮渠氏、赫連氏，便先後起來，乘間據地；當時淪沒胡中的漢官、土豪，也就趁火打劫，裂地自封。他們朝秦暮楚地廝併，名號紛雜，幾難悉紀，(注六)而最著的有十七國。(注七)這十七國錯落在中國的北部和西部，有時漸漸吞併，有時分得極碎，並不同時存在。(注八)紛紜擾攘，直到魏太武帝（鮮卑拓跋氏）太延五年（四三九）才得盡併於魏，統一北方；其時南方的晉也早換了宋號，二十年（當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了。至此，國內只剩兩政府對峙，而南北朝便由此成立。

（注一）司馬氏世世把持魏政，一意爲自己培養實力。所以魏元帝景元四年（蜀後主炎興元，公

二六三）滅蜀之後，司馬昭便得晉封晉王；而他的兒子司馬炎竟於元帝咸熙二年（二六五）上逼

魏禪位，改元泰始了。那時魏、蜀雖亡，而東吳尚在，彼此不能相下。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主皓天紀

四，公二八〇），晉將杜預、王濬攻破建業，虜降孫皓，中國才得統一於晉，然上距蜀亡之歲已相隔十

六年了

(注二) 八王爲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顥、東海王越，他們都是司馬氏一門的兄弟叔姪。亂的動機在晉惠帝的愚闇；皇后賈氏擅權，廢殺太后楊氏和太子遜，嗾楚王殺汝南王，既而又殺楚王，遂掀動大亂，互相構仇。賈后既被趙王所殺，惠帝也常被幽禁，廢立無定。他們骨肉相殘，着實演了幾場流血的慘劇。但當時加入這場亂運動的，尚有梁王彤、范陽王虓、南陽王模等，以八王較顯，遂概稱「八王之亂」。

(注三) 劉淵是并州匈奴的左賢王，自言先世是漢朝的外孫，所以冒姓劉氏。惠帝時，他在成都王那邊，將兵居鄰。這時諸王正迭相殘殺，州郡奸豪又所在蠶起，於是他的族祖劉宣便暗召部衆，希圖反晉，因共推劉淵爲大單于，派人祕密告他。剛巧那時成都王有急，他乃自請北還，說五部兵以赴國難。及至左國城，劉宣便率族人上大單于號。不上二十天，集衆竟至五萬，於是滅晉之基立。

(注四) 匈奴、羯、鮮卑、氐、羌爲五胡，其實匈奴、羯爲突厥族，鮮卑爲東胡族，氐、羌爲鬪伯特族，大類只有三種。別有巴氐是蠻族，也非常時通稱的胡人。而且乘時割據的，尚有漢人在內，更非純粹的外族。

十六 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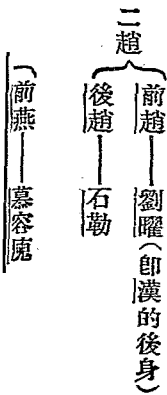
七十五

了。然而習慣上的沿襲，竟混稱「五胡亂華」呢。

(注五) 司馬睿初封琅邪王，當八王亂劇時，他督揚州軍事，鎮下邳。因怕遭禍，不肯北去，渡江入建業（後避愍帝諱，改建康），自固地盤。及愍帝的死耗傳到，羣臣都上表勸進，他即就地正位，便是東晉元帝。從此，總算保持了江南一片土，又得傳國數輩。否則不但晉朝早已滅絕，而且中原的文物恐也無地退守，將悉化胡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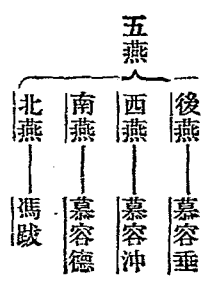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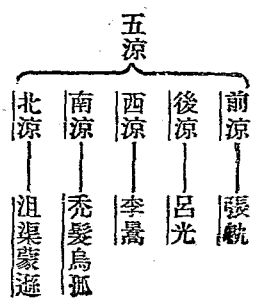
(注六) 當晉室南遷時，據地稱號的甚多：有稱漢的，有稱趙的，有稱成的，有稱燕的，有稱秦的，有稱涼的，有稱夏的，有稱代的（即後魏的祖先），有稱遼西的，有稱仇池的，有稱鐵弗的，有稱宇文的，有稱蜀的。真是前後遙應，左右交攻，極五光十色之致呢。

(注七) 十七國表之如下：



十六 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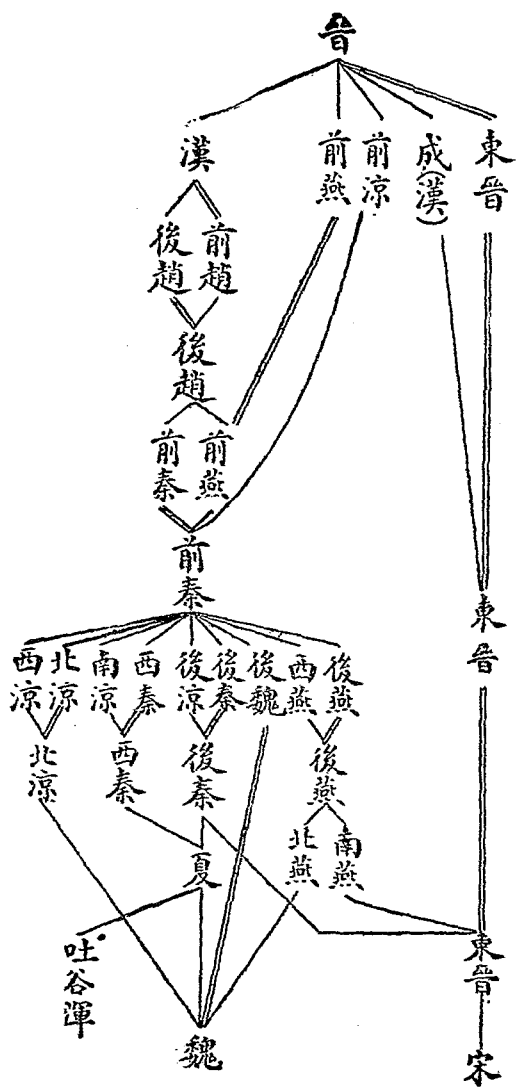
戚——李特(後改漢)



夏——赫連勃勃

以上十七國中，後趙、前秦最強，前涼、西涼、北燕是漢人所建。

(注八) 十七國不是同時並立的，牠們的隨時分合，可在下列表中見出：



十七 南北朝對峙與異族同化

東晉時，北方雖有後趙、前秦那樣的先後雄峙，究竟分裂的時候多，所以南侵的力量也較渙散，除前秦苻堅淝水之役（注二）外，幾乎沒有可以搖動南方的聲勢。南方則常保統一，而且名義的號召較順，似有恢復之機，然而權臣接踵，中央竟懸命於州郡，（注三）所以前後出師七次，（注三）也只僅免胡害，而結果還是給最後的權臣劉裕篡去。（注四）

及南北朝分立，雙方都有層出不窮的禍亂，真是地醜（類）德齊，莫能相尙，遂維持了一百五十一年（四三九——五八九）的對抗之局。其間花樣也變得很多。南朝自劉裕開宋以後，有齊，有梁，有陳，（注五）都跟着前人學乖，每隔上幾十年總得換個招牌了。北朝自拓跋魏統一後勢頗強盛，然也於梁時平分東西。（注六）後來東魏變了北齊，西魏變了北周，（注七）北周又吞掉北齊，北方復歸於一。及隋文帝

(楊堅)篡周，南方的陳朝尚存，過了九年才得遣將平陳，混一中國，正與司馬氏開國的情形相彷彿。

這長期糾紛中，只有交爭互鬪，自然民間最喫大虧。當時北方的文化，非但因此減色，而且幾於絕滅。幸南方有較爲穩固的政府，中原舊家，多牽族南遷，倒把南中久寂的聲光重新振起，更開發了不少新的文化。南方自楚亡之後，本已失去政治中心的資格，便沒十分精彩；兩漢時雖經逐漸開闢，也不見有突飛躍進的成績。後來吳國起來經營建設，於是南方又造了一所獨立的大國，而江南文物便燦然放光了。從此歷代相仍，長江流域遂爲中國政治的根據地，一躍而爲文化的中心；粵江流域也藉以增進，使南中國的地位在歷史上樹了不拔之基。

由此看來，五胡亂華的結果，一方面固是破壞擾害，一方面却是促進南方的開闢。而且同時異族又漸次同化，別開一種新的氣象，使後來的大唐帝國聲教四迄，充分表現着兼收並蓄的精神，則這時期更可看做鍛冶成功的大洪爐了。原來

中國自經五胡南北朝的紛擾，當時的社會固然常呈黑暗的現象，然而各種不同的民族却天天在那里起無形的變化，漸漸地融合攏來。經過了二三百年的鼓盪迎拒，各方固有的優點便得互相調和而另生一種新的文化。隋、唐兩朝的所以蔚爲大一統的帝國，而且都奮起在北方，這便是異族同化的結果。

今請略述同化的經過：

當五胡亂劇時，南方一隅之地以長江天塹的保障，幸免胡患，於種族上自沒什麼重大的問題。北方則正當胡騎蹂躪之下，人民都逃死不遑，自然沒有文化的展布可說。然而漢族文明的根據已深，異族的勢力非但不能加以摧折，結果且自己支持不住，被這燦爛的文明同化了。苻秦時宣文君以一女子講學，已受苻堅的傾倒。(注八)無怪後來王肅仕魏，魏孝文帝只索彰明較著地傾慕華風，連本來的胡服胡語也不惜犧牲，痛加禁遏了。(注九)經此一度政治力量的搏合，民間已漸得諒解，彼此接近。所以鮮卑與漢族雖常相傾軋，(注十)而自北齊以後，種界漸平，至唐時，

竟混沒得了無痕跡。(注十二)我們看隋書經籍志所載學習國語(鮮卑語)的書很多,幾如現在學習外國文的課本,(注十三)然到了唐朝中葉,鮮卑的語言,氏族幾無一存在,則他們的習俗和血統不早已與漢族糅雜不分麼!更看唐書的宰相世系表,統計唐朝三百年間,宰相共九十八姓,其中竟有十一姓不是漢人;(注十三)又據近人的統計,新舊唐書中外族有「傳」的多至五十人,幾佔全史人物百分之四;因此,又得一個混合同化的鐵證。

(注一) 苻堅既統一北方,遂起吞晉的野心,秦建元十九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公元三八三)大舉伐晉,晉征虜將軍謝石、徐亮刺史謝玄等督衆八萬,拒之於淝水(安徽壽縣境),大破秦兵,苻堅狼狽逃歸。由是北方復亂,分裂做好多國,而晉在江南,始得安枕。

(注二) 晉去州郡兵備,至無以禦盜賊,州郡長吏多召募民兵以自衛。後來幾經喪亂,兵權旁落,而州郡之勢乃轉重於中央。所以權臣迭起,如王敦、蘇峻、桓溫之徒,大都挾外兵自重,先後向中央撓政了。

(注三) 晉七次出兵：第一次爲祖逖北伐，在元帝初；第二次第三次爲桓溫克成與伐秦，俱在穆帝時；第四次爲桓溫伐燕，在帝奕時；第六次第七次爲劉裕攻滅南燕與後秦，俱在安帝時。

(注四) 劉裕初起，也倚重外郡的勁兵，他平桓玄，滅盧循，又下燕克秦，功績確乎不小。但克秦之後，急於回朝篡位，便把關中棄掉，使赫連勃勃得乘機建夏，江北之地，於是不復能返，這是他的大錯。

(注五) 南朝宋武帝劉裕傳八帝，見纂於齊。齊高帝蕭道成傳七帝，梁篡之。梁武帝蕭衍傳四帝，陳武帝蕭先篡之。陳又傳五帝，被隋所滅。

(注六) 北朝自魏太武帝(拓跋燾)混一北方後，遂與南朝對峙，傳十帝，便分東西。東魏爲高歡所挾，都鄴。西魏依宇文泰爲固，都長安。

(注七) 東魏孝靜帝善見，本高歡所立，歡子洋便篡之爲北齊。西魏文帝寶炬，本宇文泰所立，傳三帝，泰子覺便篡之爲北周。

(注八) 宣文君是苻堅特賜的稱號，本是堅太常韋逞之母。因她世傳周官音義，於是堅特下詔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詳晉書列女傳。

(注九) 魏孝文帝 (宏) 是北族中最爲醉心華風的一個人。他因欲擺脫舊俗，便設計遷都 (從平城遷都洛陽，怕羣下不從，詭言南征) 因欲力行政策，便黜廢太子 (因太子恂私逃北還，竟廢恂立恪)。這是何等的魄力！至於改定氏族 (更國姓爲元，近臣多賜漢姓) 禁遏胡語胡服，那更是徹底的表示了。

(注十) 東魏高歡 號令國人，頗有調和的論調。他對鮮卑 說：「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可見彼此不相容的情形了。

(注十一) 唐 時的四裔，與中國最接近而最有關係的，北有突厥、回紇，西有高昌、龜茲、黨項、吐谷渾、印度、吐蕃，南有南詔、林邑、真臘，東有高麗、日本、靺鞨、奚、契丹，已經早就不是從前舉數得出的匈奴、鮮卑、氐、羌等族，而另爲別種新接觸的民族了。那些舉數不出的異族，實已統統吸合融化在一塊了。

(注十二) 東魏、北齊 之交，鮮卑 人頗在社會上佔大勢力。一般漢人都謹事不懈，甚且學鮮卑語以

取媚只看北齊書神武紀和顏之推家訓便可明白。

(注十三) 唐代的宰相，如河南劉氏、渾氏、獨孤氏（俱係匈奴）、洛陽長孫氏、代州宇文氏、元氏（俱鮮卑拓跋）、京兆于氏（曾入拓跋）、鄴郡源氏（拓跋）、昌黎豆盧氏（鮮卑）、洛陽竇氏（鮮卑沒鹿回）、龍居李氏（李陵在匈奴的子孫）等十一姓，都不是純粹的漢族。

十八 儒家思想的反動

兩漢的儒家鬧了不少的迷信笑話，竟把當時的思想界弄成一個烏烟瘴氣的樣子。^(注二)東漢的前半，出了一個思想革命的王充，他很排斥儒家的種種「虛妄」，同時即提倡道家的自然主義。^(注三)來做掃蕩儒家迷信的武器。王充以後，東漢的思想家大都漸漸趨向道家。^(注三)漢末時最可代表這種思想的，莫如仲長統。^(注四)他死於獻帝禪位之年，和他同時的人如孔融、禰衡，也都有這種傾向。^(注五)孔融、禰衡的放浪不羈的生活和大膽的議論，實在是上承王充以來的自然主義的

趨勢，而下接魏、晉的自然主義。

曹氏代漢以後，思想的趨勢，更是明顯。那時竟出了一個少年天才的王弼，（注六）用自然主義的眼光來注釋周易和老子，一掃漢儒種種拘迂迷信的舊說，可算是經學史上開一新紀元。後來晉朝的向秀、郭象注莊子，張湛注列子，也只是承着這個趨勢。他們在這些注裏，把「天」解作「天地萬物之總名」，而不認一個有意志的天帝，那思想是何等的解放！

但魏朝的大權不久便到了司馬氏的手裏，禁網日密，言論漸不自由。有一派思想家如何晏等，想擁護曹氏，都被司馬氏殘殺了。當時的思想家既不能對於現實的政治有所貢獻，只好逃避向那不遭忌諱的玄學問題上去。「清談」的風氣就是這樣起的。況且曹氏篡漢，司馬氏篡魏，都假借堯、舜禪讓的美名，九錫之加，羣臣的勸進，受禪的冊文，說的無一不是冠冕堂皇的禮教文章。儒家的假面具，到此真被人看穿了。禪讓的美名，禮教的尊嚴，原來都只是欺人寡婦孤兒的工具。所以

當時一班自由思想家的眼裏，實在瞧不起這種虛妄的禮教，只索放浪自恣，常說「禮豈爲我輩設哉！」「曠達」的風氣就是這樣起的。

後世的史家，不明白魏晉思想的真相，不明白清談曠達之風的所由起，但據拾幾個反對黨的言論，遂一筆抹殺嵇康、阮籍（注七）一班人，以爲晉朝的覆亡真由於清談誤國，甚至於說王弼、何晏的罪惡過於桀、紂。這種議論真是很不公允。（注八）其實晉室之亡，亡於司馬氏的一班執梃子弟和數百年蓄積下來的戎禍；與王弼、何晏有何干係！

魏晉的思想，以自然主義爲骨幹，大膽地推翻一切迷信的儒教，一切讖緯災異的謬說，提倡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自適。這種趨勢，應該在中國思想史上放一點大光明了。不幸歷史上種下的許多惡因，忽然釀成中原淪於夷狄的大禍；晉室的顛覆還是小事，中原文化的陷沒却是一件絕大的事。流離喪亂的時勢是不適於創造的思想的。擾亂的時代自然產出消極的、悲觀的思想。所以自然主義的道

家哲學，末流竟一轉而爲求仙鍊丹的出世主義。東晉初期葛洪的抱朴子，（注九）便是一個極重要的代表。況且那時佛教潮也似的湧進中國來，佛教的無神的宇宙觀恰好與道家的自然主義相迎合；而佛教的悲觀的人生觀又恰好與當時的時代思潮相迎合。所以當時的士大夫和民衆不久便都信仰那新來的宗教了。

（注一） 看漢書五行志，便可考見當時的儒家思想。

（注二） 王充的自然主義，可引他所著論衡爲例：物勢篇說：「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故是有意。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自然篇說：「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之在天地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

（注三） 道家的哲學有幾個要點：一是認天道爲自然的，不認什麼有主宰的天和上帝；二是注重個人的自由自適，反對一切虛偽的禮教；三是因爲他們崇信個人的逍遙和天道的無爲，所以他們

在政治方面也就反對專制，往往有無政府的傾向。自從王充以後，思想上便漸有這種趨勢。

(注四) 仲長統著有昌言，今不傳。可參看後漢書卷七十九本傳中所引三篇。

(注五) 孔融、禰衡縱飲自恣，玩世不恭，常常譏諷曹操。後來他二人都直接間接死在曹操手裏。他們也有很狂放的議論，如孔融說子在母腹中，如物寄瓶中，父母於子女並無特別恩意。這種議論在當日自然很受攻擊，孔融竟以此被殺。

(注六) 王弼死時才二十四歲，但他的周易注和老子注，至今還不能廢。

(注七) 嵇康、阮籍、阮咸、山濤、王戎、向秀、劉伶諸人都好談老莊，崇尚虛無；他們的行爲，縱酒玩世，不受禮教的拘束。當時人稱他們爲「竹林七賢」。

(注八) 何晏是曹爽之黨，而嵇康又因一種冤枉不明的謀反罪案被殺。這一班人在司馬氏的家奴眼裏看來，自然都是大逆不道的人；後世一班無識的史家也就上了司馬氏家奴的大當，所以無由持平而厚誣這班自由思想者了。

(注九) 葛洪字稚川，晉書有他的傳。所著抱朴子，內篇專言修煉黃白之事；外篇則大都駁難通釋。

十九 門閥的流毒

中國的階級制度，自周末打破貴族專政以後，只剩君臣兩級，餘外的已沒有存在了。然而到了魏晉之際，內因九品中正的流弊，(註二)外因五胡擾亂的刺戟，便自然而然地豎起門閥，(註三)於是士庶之見（「士」是望族，「庶」是平民）深入人心，待遇不同，把整個的社會竟分做截然的兩橛。當時的交際，全恃門第，即士族也仍有「舊門」「次門」「後門」「勳門」等分別，彼此不相假借。至於士庶界限，則更以不通婚為維持尊嚴的工具。士人偶與庶族聯姻，便致玷辱之譏，(註三)往往終身飲恨。而一般庶族為勢利所歆動，却竭力摹仿士族，於起居動作的微細去處，務求相類，偶得接近他們，便引為莫大的榮幸。(註四)

那時南方的望族為琅邪王氏，陳國謝氏；北方的望族為范陽盧氏，滎陽鄭氏，

清河博陵二崔氏帝室可以代興，而他們的門第不改，雖天子也沒法可以屈服他。
〔註五〕這很可推見當日士族的聲勢與氣燄了。

南朝既與北朝分立，社會情形當然不會一樣。所以士族的習慣，也南北異趨。南朝漢人當權，種族之見自淡，望族雖矜尚勢利，然多與新興的皇族聯姻，如彭城劉氏，蘭陵蕭氏，吳興陳氏，未必本屬清門，惟既爲天子，則望族卽與通婚，並不足恥了。王謝二家之於南朝，男尚公主，女作皇后，幾有數十起，便可得一很有力量的例證。北朝的大姓則不然，因爲雜處異族專制之下，種見自然較深，所以絕少與皇族聯姻。魏朝共有二十五個皇后，漢人雖佔十一，而竟無一個出於士族，其故可以推想了。

惟其如此，一直影響到唐朝還沒歇息。那時北朝遺傳下來的大族，如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隴西趙郡二李氏，依然堅執門戶，不肯與卑族結婚。唐高宗曾禁止他們自相婚娶，他們雖不敢公然舉行婚禮，然而仍就七

姓中選婿家，暗暗飾女送去，終不願嫁給別姓。

但門閥雖張，而冒姓通譜(注六)和賡緣依附等事，在事實上便不能免。所以當時士族所做的成績，恰恰與初願相反。明明要嚴別氏族，而石樸可與石勒通家，孫秀可與孫旂聯宗，譜系反從此混亂；明明要把持品望，不放寒門得志，而自己徒盜虛聲，不能做事，卑族却能屈身求進，以年資得官，於是南朝掌機要的，反多寒人。
(注七)

後來科舉制度代替了中正的遺蛻，門閥的勢力便順着自然的趨向，漸漸地無形化去。然而這種虛榮的風尚，在社會上的潛勢力仍極雄厚，一直影響到現在，還沒完全消滅。如稱引姓氏，則張必清河，李必隴西；婚禮的簡帖，則大都仍標郡望，以相誇耀。更有甚者，則一般無聊的故家子弟，往往憑藉先世遺留下來的聲望與地位，用作橫行霸道的工具，而「土豪」「劣紳」於是乎接踵相望了。這便是門閥之下的最大的流毒。

(注一) 魏文帝用陳羣議，立九品官人之法。其法於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官名)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才德者充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吏部不復審定，但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以除授。因此，中正可以高下從心，而有力者自然佔便宜了。劉毅痛論九品有八損，最要的便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裴子野也斥中正「專稱閥閱，所論必門戶，所議莫實能。」這便是九品中正的流弊。

(注二) 世族的地位既得陵壓寒門，則寒門沒有進身的路徑，也就不惜身爲贖役，以求得官。(當時的富人多願納資爲士族的門生，其實只是求爲僕從，並非有所受業。)這是養成門閥的第一因。後來五胡雲擾，血統混淆，爲標異種族計，不得不嚴加辨別。故當時於氏族之分最致斤斤，而階級便由此產生。這是養成門閥的第二因。

(注三) 宋少帝爲公子時，尙管恭帝女，司馬休之已說「裕以庶孽與德文嫡媾，致此非偶，實由威逼。」梁時，東海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沈約便上章奏彈，說「王滿聯姻，實駭物聽。此風勿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那時士庶之界，何等峻嚴！

(注四)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敬則便說：「我南州小吏，微倖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夫復何恨！」這一段故事，裏面真藏着無限欣悅的意義呢。

(注五) 齊紀僧真曾對齊武帝說：「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說：「此事由江斲，謝藩，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奉旨詣斲，當然高興，乃登榻坐定，斲便命左右「移我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訴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梁侯景何等凶狡，又乘百戰之勢，宜乎無求不得，然而請娶於王，謝，梁武帝尙說「王，謝高門非偶，當朱，張以下訪之。」就這兩事看來，門第的森嚴，連天子也無法衝決了。

(注六) 門閥的聲勢既這樣隆盛，一般自慚先世不顯的庶族，或所出無考的胡人，都得要依草附木，設法牽引，（一以求庇託有根，一以示尊貴有素），於是冒姓通譜的把戲便詭怪百出了。

(注七)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八有南朝多寒人掌機要條，他的持論，雖不免橫梗成見，——好像士庶之分便是君子小人之別，——而於當時「士族能力不敵寒人」的實況却舉之甚悉。可參考。

二十 天可汗的聲威與宗教的變化

隋文帝統一中國，把南北朝的紛亂光景理平了好些。但爲他的兒子煬帝的失德，不上三十年，唐朝便起來代他了。唐的先代，本出西涼李暠，世仕北朝。隋煬帝巡遊江都，李淵方作太原留守，用兒子李世民的謀略，起兵西入長安，擁立煬帝的孫兒楊侑，自爲丞相。不久即篡代稱帝，便是唐高祖。那時煬帝在江都被殺，羣雄四起，分裂得厲害，到底靠着李世民的力征經營，竟把他們先後削平。後來高祖傳位給他，便是唐太宗。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真是海內承平，四裔賓服，不但做了中國的大皇帝，而且做了諸番的「天可汗」。原來這些新興的四裔，有幾處在隋時已起交涉，至唐時則關係尤顯。有因戰爭而滅亡的，有因戰爭而和親的，有爲中國効力的，有聘問朝貢的，也有派遣生徒來留學的。(註一)總之，都籠罩在唐朝的聲威之下，天可汗的

名義終究把他們攝住了。所以貞觀（太宗年號）之治，無論在政治史上，在民族史上，都是光榮燦爛的時期，比秦皇、漢武還要更勝一籌。

因為這樣，域外交通的道路遂大開，而由外陸續傳來的諸宗教也就風起雲湧，盛極一時。最著名的，有大食傳入的天方教，（注二）有波斯傳入的景教，（注三）祆教，（注四）摩尼教，（注五）牠們竟得並進不悖，各准建立寺院以取得自由的信仰。但牠們的消長之機全繫於當時君主的政策——懷柔遠人——或好尚——崇佛信道——所以條盛條衰，影響到民間的力量究還不敵唐以前固有的宗教。

然而道教與佛教還要有個分別：道教雖在北朝出了寇謙之輩，大得君主的信用，（注六）而後來聲勢的特隆，却佔的唐朝姓李的便宜，（注七）佛教則雖經「三武之禍」，（注八）而結果仍露獨立的光彩。原來佛教自輸入中國之後，融和蛻化，竟新創出許多宗派，其實已經參入中國的新義，不純粹是印度舊宗的固有精神了。

唐太宗時，玄奘自長安西行，歷一百二十八國至印度，受法於戒賢律師之門，

十餘年始歸。齋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等從事繙譯，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二十八卷。太宗深加推重，爲作三藏聖教序。後高宗又爲撰述聖記。從此，僧徒往還中國、印度間的日多。(注九)而支派蔚起，各得自本所見以暢宣宗風了。約舉唐代的佛派，有成實、三論、律、涅槃、地論、淨土、禪、俱舍、攝論、天台、華嚴、法相、真言等十三宗。(注十)中惟天台宗完全爲華僧所創，而影響到後世最深切的却莫如禪宗。

禪宗相傳以印度的摩訶迦葉爲始祖，二十八傳至達摩，於梁武帝普通七年（五二六）來中國。但這種傳說，全是一種晚出的「託古改制」，並無歷史上的根據。「禪」爲古印度的「瑜伽」遺法，以靜坐調息爲安心之法，期望工夫深時可做到最高的神通境界。後來佛教採用此法，加上空無的哲學，遂更能引起上流人的傾向。佛法入中國以後，此類禪法書籍也逐漸譯出。道家哲學與此義頗接近，故中國高僧與士大夫奉佛的往往喜歡習禪。天台宗以「止」「觀」二義爲主

旨，「止」即是禪法，「觀」即智慧，故天台宗的大師在續高僧傳裏皆列在「習禪」一門。禪學在陳隋之際已盛行，隋文帝建立禪寺，所聘禪師有百二十人之多。達摩不過是齊梁時禪師之一人。直到武后時，達摩一派內出了一個慧能（死於公元七一三），主張頓悟，不用坐禪等等漸修之法，是爲頓宗；又因慧能是嶺南人，故又稱南宗。這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大概那時佛書輸入的日多，宗派既分，傳疏講說的文字障自也日深，加之儀式繁重，宗教的真意義和真精神反被埋沒；所以這時候便有這種革命的禪宗興起，不說法，不著書，以明心見性爲教義，一變佛教向來的窠臼。禪宗分支最多，傳布最廣，（注十二）所以影響到後來也最大。即此「明心見性」一義，已給宋儒以很大的暗示，到底產生了數百年來支配人心的「理學」。——便是一般人通稱的「道學」。

（注一）唐時的四裔，與中國關係極複雜。如突厥、高昌、龜茲、吐谷渾、高麗等，都因戰爭而滅亡。如回紇、吐蕃、奚、契丹等，都與中國和親；而回紇且與韃靼同爲中國効力。如西突厥、黨項、南詔、林邑等，都因

戰爭失利而致臣服或朝貢。如印度、日本等，都與中國彼此聘問；而日本且與新羅、吐蕃諸邦一樣，先後派遣子弟來長安留學。

(注二) 天方教爲隋時阿剌伯的麥加人穆罕默德所創。經典叫做可蘭，教義嚴肅。阿剌伯人多信奉他，他便乘勢建立大食國，版圖日擴。隋煬帝大業年間，其徒蘇哈巴等來中國，建懷聖寺於番州（廣東番禺縣）。唐時，其教由北路陸地傳布，已託根於天山南路，因回紇人以傳之內地，於是回教之名便由此成立。高宗以後頗盛行。及武宗崇信道教，牠的勢力頓衰。僖宗時，在南方的教徒又多被黃巢虐殺，勢更微薄了。

(注三) 景教是最先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別派。唐太宗時，教徒阿羅本齋經典來長安，太宗爲起波斯寺於兩京諸州。高宗時，更於諸州置寺院，且以阿羅本爲鎮國法王。玄宗也很信仰，因波斯那時已爲大食所滅，特詔改波斯寺爲大秦寺。肅宗、代宗之際，景教大盛。德宗時，大秦寺僧景淨等竟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誌盛況呢。至武宗時，景寺與佛寺並廢，碑也沒入地中，景教遂衰。

(注四) 祆教即波斯的拜火教，又名火祆。大食既興，苛待異教，於是西域一帶奉祆教的，便悉向東

徙，避入中國。唐太宗時，敕立祆寺於長安，置薩寶府以掌祆祭，有「祆正」等官，都以胡人充任。後來平定西域，祠部每歲必兩祀磧西諸州火祆，可見當時的祆教竟與清初的喇嘛教相彷彿。

(注五) 摩尼教源出拜火教，更參雜佛教、基督教而別成一派。唐初已由波斯傳入中國。玄宗曾嚴加禁止，惟胡人自行其法的不罪。回紇人素奉此教，自肅宗向回紇借兵，摩尼教徒多因此入居內地，於是勢力漸盛。代宗命回紇在京的建摩尼寺，賜額爲「大雲光明」，並許於荆、揚、越等州建大雲光明寺。憲宗時，河南、太原也置摩尼寺，與大秦寺、祆寺並稱三夷寺。及遭武宗排佛之禍，三夷寺都廢。

(注六) 寇謙之字輔真，嵩山道士。後魏太武帝極信他，爲之重改年號，稱太平真君呢。道教得此助力，勢力乃日漸隆盛，竟就追駕儒宗，並驅佛法，卓然爲「三教」鼎足之一了。

(注七) 唐高祖時，有吉善行者，自言於羊角山（在山西浮山縣）見老子。老子對他說：「爲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事聞，乃下詔立廟奉祀。後高宗至亳州謁老子廟，尊爲太上玄元皇帝，認作始祖。從此代加隆禮，至武宗而盛極一時。

(注八) 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都不喜佛法，備加摧殘，所以佛門稱這三次浩劫爲「三武

之禍。

(注九) 唐高宗時，義淨航海赴印度求經，在外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經四百餘部，至武后時，才與印度僧日照和菩提流志等返國。玄宗時，印度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僧相繼來唐，稱做「開元三大士」。後不空又返印度受祕密真言，再來中土譯經論。

(注十) 十三宗中，有歸併一起的，如涅槃歸天台，地論歸華嚴，攝論歸法相；有附屬別宗的，如俱舍附法相，成實附三論。所以包舉大綱，實統於八宗。

(注十一) 慧能的新頓宗興起之後，他們自稱南宗，以別於舊有的北宗。北宗後世漸衰微。南宗的慧能為禪宗六祖，實則是真正禪宗的開山祖師。慧能之徒，出「南岳」「青原」二派；南岳門下，出「臨濟」「滄仰」二派；青原門下，又出「曹洞」「雲門」「法眼」三派。

二十一 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

唐朝一代，因思想較為開放，交通較為便捷的緣故，學術界的現象極好。那時

的學人，大概都容易得到博見廣聞的機會，以此各得發揮固有的天才，而文學、美術便盛極一時。(注二)但牠給予後世的最大影響却不在這些絢爛的成績，而在當時的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

科舉不自唐始，如兩漢的郡國薦舉，魏、晉以後的九品中正，都是政府用人的標準，人民參政的途徑，已有按時登選的意義。隋煬帝因中正制的流弊，始創進士科，於是科舉的萌芽遂見。不過隋祚短促，這項制度，直要到了唐初才得生根罷了。那時的科目多至數十種，最著名的，已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稱了。應各科的，都懷牒自列於州縣（報名投考）。考後中選，乃得申送京城尚書省禮部應省試。考試(注三)及第，便可作官。於是科舉制度從此確立，人民都看做登進仕途的唯一門徑了。又歷代多有制科，名目也不一律，由天子自詔，所以待非常之才，便是後世特科的起點。後來士子多趨向明經、進士二科，而最爲人家所尊貴且豔羨的，尤側重在進士。所以唐朝取士雖不盡由科舉，而積重之勢已成，大家便會尊

信太過的。一直影響到後世，科舉便成一個絕大的偶像，社會上對於牠的迷信，竟比宗教還要厲害了。

至於古文運動，本是救濟時文卑靡的一種改善運動。提倡古文，便是反對時文。那種改善的精神，明明是創新的；不過那時人不肯自居造作，而且一般社會又迷古太深，要想求效，不得不帶點託古的臭味。於是嶄新的文學革命，便不由自主地表現着復古的傾向了。他們運動的目標，只要力追上古，與時行的文格分別一個高下就夠了，所以在事實上當然不會有徹底的改革，而只表示一種更張的意義。我們且看唐時的文壇究作何狀，這運動的起因便可了然了。原來六朝的文詞，承建安七子之後，漸致猥雜，無復實質。沿至隋、唐之際，積習已深，文章但尙駢儷，竟不能擺脫纖弱之風。唐高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俱善文，當時號稱「四傑」。然而杜甫已評他們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又玄宗時的燕國公張說和許國公蘇頌也以文章顯名，朝廷有大典制，都屬他們主撰，時人稱爲

「燕許大手筆。」但全係駢文，只能應用在廟堂之上，體格也未必便在四傑之上呢。在這樣的文壇上，自然會有許多人感到不滿了。所以唐初姚思廉做梁書，已力變駢體爲散文，實開古文運動之端。高宗時，陳子昂也力除浮靡之習。至肅代二宗時，元結繼起，漸立規模，散文的聲價已得與駢文並視，而且稍稍掩過了。後來韓愈奮起，毅然以復古自命，他的交游明從既多，所作文又敢竭力提倡，於是一時交推，便成了這運動的宗主了。當時他的朋友柳宗元，他的學生李翱、皇甫湜、張籍，又都有很好的成績，古文的家派便由此成立。雖駢文之風仍盛，而影響到後世却代有傳人，^(注三)竟主持了文壇一千多年；直到近來新文學代興之後，那種殘餘的勢力才漸漸打破，則牠的力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

(注一) 唐代因富有兼收並蓄的精神，所以一切天才都得盡量發展以各極其能。如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李邕等人的精於書法，閻立本、李思訓、吳道子、王維等人的擅長繪畫，玄宗的妙解音樂，楊惠之的獨傳塑像，都是美術史上極有聲光的成績。

(注二) 考試的方法：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粗通爲主；明經先帖文（卽帖括）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唐時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其後改重聲韻；——明法試律令十條，明字先須口試通過，乃得墨試說文、字林；明算也先由口試，然後試以各算書。

(注三) 韓、柳之後，代有傳人，如宋朝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等，如明朝的唐順之、歸有光等，幾乎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古文傳統的作家。他們也自詡正宗，大家以肩道自任。及入清朝，桐城、陽湖兩派角立，於是門戶之爭更亟。

一一二 方鎮與亂五代

「方鎮」的名目很是奇突，起初不過領兵的鎮帥，後來漸漸變成手操文武大權的方面重臣，所以有「方鎮」之稱。繼又擅立「留後」，不復關白中央，儼同藩封的諸侯，於是又稱「藩鎮」。原來唐初承周、隋之制，於諸州重要地方置都督

府，便立鎮帥開府之基。然沒有節度使的名目，兵將不能兼管地方的。睿宗景雲二年（七一），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於是「節度」之官始立。玄宗又於邊境置十節度使，（注二）從此各領數州甲兵，又掌土地、人民、財賦之政，方鎮遂日強，中央政府便不能遙制了。自安史亂後，政府一味姑息，（注三）兵將由此益驕，甚至父死則子領其兵不受代，士卒也多自舉將帥然後入告。

初爲政府患害的，爲河北諸鎮，他們多自置官吏，私擅賦稅，又互結婚姻，相約以土地傳子孫。所以後來效尤的，幾乎都有合縱之勢，希圖抵抗政府的干涉。德宗、憲宗之世，雖曾薄加懲創，似乎恭順一點，而中央政府又恰爲一班政客所據，竟發生了四十年朋黨之爭。（注三）李德裕本是一個大政治家，但也抵不上這黨爭的消磨，一切設施，多少總要打個折扣。以此，德裕死後，所有的民生吏治，更還有誰能注意得到！於是亂民思逞，而王仙芝、黃巢等人便接踵而起了。（注四）後來黃巢雖平，而巢黨朱溫乃得坐養勢力，（注五）卒篡唐室，遂開五代紛亂之局。

黃巢亂後，唐室益微，強鎮既虎踞四方，中央政府便等於贅旒，幾乎沒有絲毫維繫的力量了。後來朱全忠（即朱溫的賜名）受崔胤之召，入誅宦官，遂篡唐自立，便開後梁。從此朝秦暮楚，亂亡接踵，前後五十二年之間（九〇七——九五九），更歷後梁、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五朝，而實際上却經過了八姓十三君。（注六）一般人都叫那時做「亂五代」，實在不錯！當這五代更迭的時候，契丹崛起於北方，列國紛爭於宇內，所謂「五代」，也不過列國中之一國，實在沒有統一稱朝的能力。（注七）不過大家叫順口了，就叫牠五代；其實要注意的，那時並不光是五個更替的朝代。

與五代並時的諸國，除真正附於中朝的節鎮或與滅太驟的小邦不計外，前後興起凡十國。（注八）直待宋太祖（趙匡胤）篡周開宋，然後把牠們先後削平，中國才復歸一統，「亂五代」才由此結束。

這樣的擾亂，當然民不聊生。那些崛起的梟雄，都想厚樹勢力，廣結心腹，於是

養子之風大盛，(注九) 族系自然紊亂。又如石敬瑭那樣的諂事契丹，(注十) 則更開俯首外族的惡例了。至於所謂士大夫呢，又承唐末諛託求官，獻文自薦的積習，本就不很注意氣節，何況看慣了這種殺君易代的勾當，自然人人以苟免爲幸，對於身外的紛擾，竟不起什麼異感了。惟其如此，所以中原有送舊迎新的「長樂老」，(注十一) 西川有世修降表的李家，(注十二) 而忠於所事的，反只有王彥章、韓通等激於血氣之勇的武夫。那時的黑暗，真可想而知了。

但我們在這沈沈的黑暗裏，却同時找到一星火種。這一星之火逐漸擴大開來，竟大放光明，普照世界。那火種是什麼？便是印刷術的推行。印刷之法，隋時已有，本由石版變化而出。(注十三) 然民間尚不通行。公元八百年左右，詩人白居易、元稹的詩已有人「模勒銜賣於市」，是爲刻書第一次見於記載。元、白之詩刻於揚州，越間，其時益州（西川）也有刻書的營業。及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馮道請鑿板印賣九經，置之國子監，遂開始雕造。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九

經的雕板竟得完成。從此印刷大行，文字的傳布日便，遂開宋代雕板刻書之風。後來畢昇在宋時又發明活字板，(注十四)不但中國的印刷界直接受到便利的影響，而且因交通的力量傳入歐洲，(注十五)間接的效果竟助長世界的文明呢。這不是一星之火爆發出來的光明麼！

(注一) 十節度使爲盧龍、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劍南、嶺南、安西、北庭十鎮。後來最爲患於中朝的，當推盧龍、范陽、河東三鎮。

(注二) 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稱兵犯關，玄宗奔蜀以避之，勢極凶猛。史思明本其黨，十分助虐。世稱「安、史之亂。」代宗初年，安、史亂平，他們的部將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等，先後以州投降。那時唐朝的君臣設法處置，只索姑息苟安把河北地瓜分了付授降將，俾各開府建牙。從此，諸鎮都握兵財大權，部下文武各官又悉聽自置，竟埋下禍根，專與中央抗爭了。

(注三) 朋黨之起在憲宗時，因進士李宗閔對策，譏切宰相李吉甫，吉甫之子德裕便與他結仇。穆宗時，二人都已登仕，因開科場案，遂顯分兩黨。既而宗閔又引牛僧孺同敵德裕，於是僧孺便與德裕

相抗，世稱「牛李之爭」。文宗、武宗兩朝，此起彼仆，更相迭代，得勢則入爲宰相，失勢便出領節鎮；李宗閱輩，甚且勾結宦官（當時宦官的勢燄較漢時尤凶），用作內應，以取快於一時。直到宣宗卽位，兩派俱遭貶斥，德裕竟客死。至此，黨爭雖息，而時事不可問了。

（注四）僖宗初年，王仙芝造反，不久敗死。其黨黃巢却繼續倡亂，延長至十年之久。自今山東起兵，寇掠幾徧中國，尤爲唐朝趕上末日的爆裂彈。

（注五）朱溫係黃巢的健將，後來他看黃巢漸漸失勢，便投降唐朝，賜名全忠。未幾，任爲宣武節度使，駐兵大梁。他便東取曹州，西得洛孟，南據蔡徐，務拓地自廣。後來以誅宦官功進爵梁王，遂伏篡唐之機。

（注六）後梁二君俱姓朱。後唐四君，莊宗是沙陀李克用的兒子；明宗是克用的養子，不詳原姓；廢帝是明宗的養子，本姓王。後晉二君亦係沙陀，俱姓石。後漢二君俱沙陀，姓劉。後周三君，太祖姓郭；世宗姓柴。合計起來，恰恰八姓十三君。

（注七）梁、唐、晉、漢、周的所以稱爲「五代」，純由歷來史家的正統成見所支使。其實正統僞僞之

辨，司馬光作通鑑時已致不安，（詳見通鑑卷六十九）不過挨次紀年，不得不用統一的書法，於是
 有此權宜之計。後世呆看了牠，遂致妄爭正閏，任意抑揚了。

（注八）十國的存亡，並不同時。與後梁同時的，有劉隱的南漢，高季興的荆南，錢鏐的吳越，馬殷的楚，楊行密的吳，王審知的閩，王建的前蜀。後唐興起，諸國如故，惟前蜀為唐所滅；然孟知祥已據據巴川，便立後蜀。後晉時，李彝纂吳建南唐；王氏的閩，為吳越、南唐所分。後周篡漢，劉崇便據河東稱北漢；楚也為南唐所併。今表列牠們的分合如下：



(注九) 養子之風不自五代始，唐時已多義男，即部曲之從主姓者。當時河北諸鎮，便多有以養子承襲爵土的，可見此風早就盛行於軍閥了。五代本是軍閥專政的時代，多蓄養子以厚樹實力的信條，他們大家都懂得，於是不管有無流弊，只要够得上收容部曲的力量時，便廣為撫蓄了。宋歐陽修作新五代史，特為撰義兒傳以揭之，則此風之盛不大可考見麼！

(注十) 石敬瑭本是唐明宗的女婿，因與廢帝從珂不合，他便卑詞投訴契丹，借兵滅唐。他既靠外力得位，遂割燕、雲十六州（地當今直隸、山西二省北部）以賂契丹，並不惜尊之為父，屈身奉事。他死後，他的姪兒重貴以不能得契丹的歡心，到底被捉北去，石晉遂亡。

(注十一) 長樂老郎馮道，他歷事燕、王、劉、守、光、官者張承業、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後周，直到周世宗時才死。人家遭亂奔命，他却長保富貴，竟作長樂老郎自序，把生平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的官勳歷敘出來，以為榮寵。他的志節，真掃地無餘了。

(注十二) 後蜀李昊為孟昶草降表，獻給宋將王全斌，時人夜署其門，大書「世修降表李家」六字。可見李氏在蜀所做的往事，尚有不滿人意的地方呢。（王衍亡國，降表也是李昊所草。）

(注十三) 隋文帝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便是石刻初化木刻的事實。

(注十四) 畢昇爲宋仁宗時人，發明活字排印之法，詳見宋沈括夢溪筆談。

(注十五) 印刷術的傳布，與造紙法大有關係。據威爾士史綱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和加德中國印刷術的發明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所記，則中國實是紙的老家，傳往歐洲的線索極清。而中國發明活字印法又遠比歐洲早四百年，實在不能不說是間接受的中國影響了。

二二三 宋的統一與政治革新

五代的紛亂，直到後周世宗 (柴榮) 手裏，才漸漸地翻身走上政治的軌道。世忠死後，幼子當家，一般貪慕勢利的武人又節外生心，趁着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出師北禦契丹，紮營陳橋驛 (河南開封縣東北) 的當兒 (九六〇)，便翻出從前擁立主帥的手段來，生生地把黃袍披在他身上，整隊回汴 (開封) 在這倉皇

戎馬之間，又很平常地換了一朝天子了。這新天子便是收拾殘局的宋太祖。

那時中國境內，南有荆南、南漢，西有後蜀，東南有南唐（南漢亡後自貶國號稱江南），吳越，北有北漢，依然是並峙爭雄之局。不過諸國都已積衰露弱，而宋太祖恰承着後周世宗的餘烈，居然從小朝廷裏脫穎而出。許多積弱之國的中間，有這樣如日方昇的新朝出來收拾他們，自然很容易得手了。所以前後十三年間，大宋的統一運動，竟得大告成功。（注二）所未得收隸版圖的，只有後晉時陷遼的山後十四州而已。（注三）

宋太祖鑑於唐季以來的方鎮之禍，便因宴飲的機會，從容以杯酒之力盡釋故人宿將的兵權。（注三）諸鎮主帥缺出（或因死亡，或因遷徙致仕），便用文臣來代知州軍事。又令鎮府所領的支郡都直轄於京師，設通判來佐理郡政，凡兵民之政，郡守都須與他會同簽決。各路的財賦則別置轉運使管領牠，不關地方官調度。軍事之權更是集中，各州的精壯既盡挑入京，升做禁軍；又另立更戍法。（注四）配防

邊城和各要地。從此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張，五代武斷的弊風便無形革去了。

可是積久玩生，這種救濟的設施，漸漸地應付不了後來新發展的時勢，所以傳到神宗即位以後，政治上便起了一種絕大的革新運動，使全國上下都感受到不少的影響。原來宋朝開國的時候，東北的遼和西北的夏早就確佔勢力，雄視一方；中國既與強鄰逼處，外交又每多棘手，因此真宗、仁宗以後，只得分送歲幣（真宗時許遼，仁宗時許夏，前稱「納」，後稱「賜」）暫圖結好。到得此時，爲了這兩大筆歲幣，真弄得民窮財盡，供給不暇了。史稱神宗是個英主，碰到這種境界，如何不思自振。然而大敵外壓，府藏內虛，非得想個法子來改革自己的內政，那里可以有爲！於是，以經濟自負的王安石（字介甫）便自然而然地與他聯手猛幹了。

王安石本是意志堅強的政治家，他執政的時候，看定亟待整理的，便是財政和軍政，所以他放手做去，不顧一切。關於財政的設施，他奏立一個根本的整理機關，叫做「制置三司條例司」。把全國一應歲出和郊祀大計都由司裏編著定式，

分頒照行；每歲裁省冗費約有十分之四。其餘一切積極的政策，大都也在此議行。當時最有影響於民生的，便是「青苗法」和「免役法」。(注六)至於整理賦稅，則以「方田均稅法」爲最根本。(注七)此外「市易」「均輸」(注八)等法，也都是關於經濟的重要行政。關於軍政的改革，他先着手裁兵。(注九)裁兵的善後辦法，便把從前的更戍法廢除，置將統兵，分紮各路。(注十)另外又推行「保甲法」以期民兵制度的實現。(注十一)特置「軍器監」以謀武器的改良；創立「保馬法」(注十二)以求官馬的蕃息；實都是確有計畫的措置。

如此做去，似乎應該有點起色。然而那時的士大夫頗有務爲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凡事都喜起鬨。(注十三)結果却兩敗俱傷，徒然紛擾了一場。所以神宗一死，全功盡棄。(注十四)

(注一) 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 慕容延釗平荆南；三年，王全斌收後蜀；開寶四年(九七一)；

潘美克南漢；八年，曹彬下江南。太祖死，弟太宗繼立，吳越便於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納土除國；

北漢也於明年經太宗自攻出降。於是境內復得統一。

(注二) 石晉賂遼的十六州，在周世宗時已把瀛、莫二州收回，改置雄州與霸州。所以那時中國與遼便以瓦橋關爲界。

(注三) 宋初，石守信、王審琦等典禁兵，都是太祖的故人。一日會宴，酒半，諷示爲帝之不易。守信等悟，明日皆請罷兵。

(注四) 宋太祖既選各州的精壯爲禁軍，留在本州的廂軍，當然都是汰剩的老弱，實在不任戰守。所以邊城要塞及各處需兵防守的地方，逕由中央派禁軍分駐；一年一換，更番迭代。如此則一面使兵士習勞，不致遊玩；一面又得令禁軍週知各地的形勢。這便是更戍法。

(注五)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時便有矯世厲俗之志。歐陽修曾爲延譽，聲望因此日高。仁宗時，他曾上萬言書陳得失，朝廷不能用，遂以母憂去官，終仁宗、英宗之世不出。神宗立，因韓維薦，起知江寧府。數月，內召爲翰林學士。奏對稱旨，不久便爲宰相，傾心委任。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他的傳。

(注六) 青苗法是陝西轉運使李參所行，當春種時，由官酌量情形，借錢給農民做耕作的資本，到

收穫時加利還官。安石採取此法，推行到各路，使用常平、廣惠等倉的錢穀做借本。這樣一來，富人重利盤剝的弊害，着實救濟了不少。免役法是改差役爲雇役，令鄉戶各按等第輸免役錢；本來無役的人家出助役錢。官用此錢另外募人充役，不再簽差。

〔注七〕 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之地爲一方，每年九月，由縣令委佐官分地丈量，於每方地角，立一標識。丈量既畢，經界自正，然後考察土性的高下，估定賦稅的數額。

〔注八〕 市易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罰其錢百分之二。均輸法則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凡上供之物，俱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畜買。

〔注九〕 安石把不任禁軍的降爲廂軍，不任廂軍的復爲民。史稱「所裁減者甚衆」，可以想見他裁兵的勇決了。

〔注十〕 「將兵」之制，爲安石救濟蕃成的一種新設施。他擇地置將，各統兵卒，就地訓練。這樣分鎮屯守，無事則可免更番之煩，有事則又省調遣之勞；且將與兵習，指揮自便。詳見宋史兵志。

(注十二) 保甲法以十家爲一保，保有長；五十家爲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部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戶有二丁的，以一丁充保丁。保丁中每日輪派五人備盜。後來又教保長弓馬武藝，使他們轉教保丁，簡直採取軍事訓練的精神了。

(注十三) 保馬法令民家養官馬，免除一部分應納的租稅。都以盛牧現存馬給之，或由官給價令自買。除趕逐盜賊外，不許乘越三百里。歲一閱其肥瘠，有死病的，責令補償。

(注十四) 真宗以來，朝臣已有朋黨之爭。後英宗入繼仁宗，爲要追尊生父濮王，更鬧得一天星斗，至於互詆。王安石出頭辦事，正當濮議之後，大家閒爭未休，忽然來了一個自信太甚的人，從事於大刀闊斧的改革，如何不把他們嚇壞，於是自居守正的，重又聯合起來，一致攻擊，連平素替安石延譽的歐陽修也變了反對黨了。凡是安石所創議推行的諸法，他們概稱做「新法」，沒有一項是不反對的。

(注十五) 神宗死後，舊黨與新黨又演了好幾場的政爭，竟把新法二字做了黨爭的工具。直到徽宗用蔡京聚斂供應，還得借紹述神宗的名目來做個杜絕反對的武器。於是一般人便歸咎新法，連

王安石也受了九百年不白之冤。

一十四 書院與道學

宋朝收拾五代的殘局，整理出統一的頭緒，在歷史上遺留給後人的印象很大；不但政治上深刻着大改革的殘影至今未滅；而且學術史上也染着很濃的色彩，與已往的時代不同。這濃彩便是當時流行的「書院」與自成宗派的「道學」。這二者互爲因果，（注一）便在學術社會大放光明，竟造成八百年（一一〇〇——一九〇〇）道學的天下，籠罩了宋、元、明三朝人士的思想。所以宋朝實是近古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時代。

今先說那時書院的情形：

書院的建設，是科舉積弊的反動。晚唐以後，一般有心人眼看着科舉已成弩末，特創一種講學的機關，隱然代替那些徒擁虛名的官學。（注二）白鹿洞、石鼓、應天、

嶽麓四大書院(注三)在宋初已很著稱，可見那時民間的學風實已養成。後來王安石創太學三舍法(注四)來補救科舉之弊，當時民間私立的書院必然更形發達，才得如此。而且牠們的規模比官立的州縣學反見完善，於是前規後隨，到處仿行，文風稍盛的地方，雖鄉鎮市集，也幾乎徧設書院了。胡瑗在蘇湖一帶講學，分「治事」與「經義」兩齋，一時名動朝野。(注五)政府竟採用這種制度作太學的新學制。

這時印刷術的應用漸廣，自後唐馮道請校刻九經發賣以來，宋太宗又購募亡書，命有司摹印史記、漢書、後漢書等行世。於是卷軸變做書冊，鈔錄之功大省，而刻書流布的事業便成了新興的風會。(注六)那時講學的風氣這樣盛，書本的流布這樣便，各地的書院便自然而然地流為聚書傳習的唯一根據地。所以後來各派學說的傳布，大多數是憑藉書院的。

次說道學的起原與派別：

道學的起原與道士頗有關係，是無可諱言的。(注七)所以道學的兩個先鋒，邵

雍傳得道士的「先天」之學，周敦頤傳得鍊丹家的太極圖。這兩位先生可算是道士與道學過渡時代的代表。(注八)但道學的成立，全靠程顥、張載、程頤三個人。(注九)他們雖脫離了道士派，而他們都受過道家與禪宗的影響；後人稱他們直接孔孟的真傳，其實他們的道學只是受了道家、佛教影響的「新儒教」。(注十)

程頤年壽很高，門徒徧於四方，在北宋諸儒中他的影響最大。他的哲學有兩大方面：「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的方面注重在靜坐存養。致知的方面注重在格物窮理。主靜主敬實在是釋、道兩教裏坐禪修煉的餘波。格物致知雖出於大學，(注十一)但程頤發揮得最有力，可算是他的特別貢獻。

主敬是向內的工夫，格物是向外的工夫。到了南宋，這兩條大路便成了兩大學派。陸九淵(注十二)的一派偏重向內的工夫，以爲心卽是理，理卽是心，更不須向事物上求理。他們注重德性的培養，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一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注腳。」朱熹(注十三)雖不廢主敬存理的工夫，但他一生勤勤懇懇地注釋

古書，研究學問，很明顯地偏重「致知」的方面。他論「格物致知」道：「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當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盡窮之，以求致乎其極。」這種主張，頗近於科學家窮理的態度。

道學重視自然，故偏於保守而不貴進取，不急功利。宋朝的道學家說心說性，注重教育，故不贊成急驟的改革。王安石變法的時候，程顥、程頤依附司馬光，處於反對黨的地位。後來哲宗、徽宗兩朝，王安石的餘黨得勢，把當日反對新法的人一網打盡，立「黨人碑」，頒示天下。這叫做「元祐黨禁」。（注十四）程頤那時還活着，他和他的弟子受黨禁的痛苦頗多。但南渡之後，程門的弟子又漸漸得勢，道學又盛行了。

朱熹是程頤的四傳弟子，（注十五）他也享高壽，門徒衆盛，聲譽隆起，頗遭當時政府之忌。又因政黨的關係，朱熹一派竟被政府列入「偽學黨籍」，禁止進用。這叫做「慶元黨禁」。（注十六）但不久「偽學」之禁就解除了。朱熹死後九年，政府

追謚「文公」。二十年後，周敦頤、程顥、程頤也都賜謚。從此道學竟逐漸成爲一種「國教」了。（注十七）

（注一）有了書院來講肄傳習，學術的流播便得容易推廣的機會；有了道學那面大旗做新學關的標識，自然號召呼應，容易打成一貫的系統。所以這二者是互爲因果的。

（注二）科舉盛時，官學只是虛設，名目是入學講習，其實大家不照這樣行的。結果，只有書院裏有人爲換膏火而作文，州縣學的教官却竟可閒坐冷齋，拱手仰屋了。

（注三）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廬山上，即南唐學館的舊址。石鼓書院在湖南衡陽，唐憲宗時李寬所建。應天書院在河南商邱，宋真宗時應天府民曹誠所建。嶽麓書院在湖南長沙，宋初潭州守朱洞所建。

（注四）王安石創太學三舍法，於太學中置八十齋，每齋容三十人。計分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積分升舍，很像後來的學校。生徒由此畢業的，都得選用。其後罷科舉，竟專用此法。但反對黨的餘勢尙存，科舉的死灰不久又復燃着了。

(注五)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當仁宗時，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弟子以數千計。那時的士習，方以詞賦相高，獨湖學重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治事兩齋，擇疏通有器局的，研習經義；有治事材的，各治一事，且另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務極精究。所以湖學多通材。仁宗聞之，一面取其法詔天下各學著爲令，一面召他入京掌教太學。宋代的人才學術有這一點成績，他實有開路之功。傳在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注六) 書鋪刻書，在宋時是新興的業務。宋板書的後面，往往嵌刻發賣書鋪的牌子，與近來新書的版權頁相彷彿。那時刻書之風已成，不但書鋪要刊印發賣，便是好事的私家也多有競相傳刻的。

(注七) 道士與儒家的關係，全靠周易一部書。周易繫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這種自然的、唯物的宇宙觀，宋代的道學就由此推行而出。況且那時的周易經過了陳搏、種放一班道士之手，自更不免沾染了許多道士的氣味！

(注八)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陽最久。有伊川擊壤集及皇極經世書。周敦頤字茂叔，道州濂溪人。有通書及文集。這二人實是道學的開山祖師，但都深受陳搏、種放的影響。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有

他們的傳。

(注九)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人稱明道先生。他的兄弟程頤字正叔，人稱伊川先生。他們有二程全書。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人稱橫渠先生。有西銘、正蒙等書，正蒙爲道學家著作中最有統系之作。這三人宋史都有傳，與邵、周同卷。

(注十) 新儒家在宇宙觀方面，主張一種理氣二元論。用「氣」來替代道家的所謂「無」，佛教的所謂「空」。氣凝聚爲萬物，又散而歸於太虛。又有個「天理」（有時也叫做「道」）無所不在，周行不已，爲「生物之本」，爲變化的主宰。在人的方面，他們也主張這種二元論。以爲人稟受氣質而成形，這是氣質之性；天理附著於氣質之中，這是理義之性。人所以有愚昧罪惡，都由於氣質之蔽。但理是善的，故我們仍可說性是善的。氣質的表現在於情欲，故常說「存天理，去人欲。」——這便是新儒家的新教義，也便是道學家的根本信條。

(注十一) 大學與中庸本是禮記中的兩個短篇。宋儒把牠們極力表彰，後來遂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

(注十二) 陸九淵字子靜，金溪人，人稱象山先生。有文集。宋史卷四百三十四有傳。

(注十三)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僑居閩中。著作甚多，有朱子大全集、朱子語類等書。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有傳。清王懋竑著有朱子年譜，最詳盡。

(注十四) 元祐是哲宗初年的年號，那時司馬光當國，高太后臨朝，廢除一切新法。元祐黨人是指元祐時代當國的人和他們的黨羽。黨人碑立於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

(注十五) 程頤的弟子之中有楊時是閩人。楊時傳羅從彥，從彥傳李侗，李侗傳朱熹。這一支叫做「閩學」。世稱濂(周敦頤)、洛(邵雍與二程)、關(張載)、閩。

(注十六) 慶元是寧宗的年號。韓侂胄與趙汝愚同擁寧宗得光宗位，自然大家總有點居功的意見。但侂胄挾外戚之勢，竟排去汝愚。又以朱熹等附汝愚，只索干犯清議，目他們為僞學，禁用其黨。凡曾受僞學舉薦之人，都記入僞學籍中；因此得罪的，共五十九人。

(注十七) 朱熹著作最多，他注解的周易、詩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後來風行天下，尊為定本。明太祖得天下之後，以同姓的關係，更推崇朱熹。明成祖叫一班儒臣把道學家的精義採集成一部性理

大全，作爲一種欽定的道學教科書。這時候，道學真成了國教了。

二一十五 遼金夏的興亡與中國的陷落

宋代的學風這樣盛，當然是一個榮耀的時代，但同時又是一個最受異族侵逼的時代；外交既著著失敗，終於把整個的中國完全淪亡了。因爲遼、金、夏的興衰起落，都與牠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中朝委屈了一輩子，到蒙古勃興時，只索同歸於盡。有人說：「宋朝三百多年的天下，倒受了二百多年的氣，前半截受制於遼、夏（北宋），後半截被壓於金人（南宋），結果便給胡元吞去。」這話實在不錯，我們不就可以想見當時的國勢麼！

遼卽契丹，本鮮卑宇文氏的後裔。唐末，已據有東北，儼然一獨立邦了。（注二）不久，他們又因扶助石敬瑭開晉滅唐的緣故，坐得燕、雲十六州，於是今直隸、山西兩省的北部便給他們取去，建立一個強固的國家，建號爲遼。（注三）夏的先世出於黨

項，唐亡時，也已世有銀、夏等州，雄視西北，但尙敷衍中國，未曾抗顏揭號以示決絕罷了。(注三)

宋初統一中國，卽屢與遼戰。但始終未能恢復周世宗以前的失地。(注四)而真宗却與他們訂下澶淵之盟了；到底歲輸銀絹三十萬，買個暫時相安。(注五)夏則入宋以後，叛服不常，雖迭煩兵革，依然不能戡住他們的野心。(注六)延至仁宗時，只得正式承認他們的首領趙元昊爲西夏國主，且歲送銀綺茶絹二十五萬五千。(注七)從此，今陝、甘西北一帶地便非宋朝所有了。那時遼知中國新向西夏示弱，便又派人南來，勒逼議界，費了好多唇舌，才允南朝每歲加輸銀絹各十萬，不再求地。(注八)這樣對付過去，居然三方維持了和平一百多年。但宋朝的痛苦實在也受得够極了。

徽宗時，遼國東北的女真更新興了一個金國，屢與遼人爲難。(注九)宋朝知道了，以爲復仇可待，便約金攻遼。(注十)那時遼已積衰，無法應付，結果便因夾攻而亡了。

但他們的宗支仍率衆西走，在中亞地方重建西遼。(注十二) 徽宗本是個荒淫之徒，政治早已攪得很糟。現在舊敵固然借着外力而摧滅了，可是新興的敵人就是幫他摧滅舊敵的健者，他如何對付得了！所以事隔不久，金兵便越境南下，打破汴京，把徽欽父子並后妃宗族二千多人生生地擄去。(注十三) 使宋人在北方終於站不住脚，只得輾轉退避，便成了康王南渡之局。

康王 構是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因父兄被擄，便在南京（河南商邱縣）卽位，藉維人心。但他始終避敵，只能跼蹐在江南，把個稱做「行在」的臨安（浙江杭州）竟默定爲新遷的都城，汴京故土遂一輩子沒入敵手了。所以史稱靖康之後爲南宋。這康王 構便是南宋的高宗。高宗南渡之後，雖也曾交戰頻年，勉力支撐，到底還只得屈服請和。(注十三) 不但割棄了淮水和大散關（陝西寶雞縣境）以北諸地界金，而且奉表，納幣，稱臣，受封，才得把徽宗帝后的遺柩迎還，那時宋、金的關係竟彷彿後晉的對於契丹了。

自從這項議和之後，又開了兩次釁端：一次是金亮的南侵，（注十四）一次是韓侂胄的北伐。（注十五）前一次金稍損失，後一次宋又大虧；不過無論怎樣，宋總是被金壓住的。（注十六）但後一次議和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已早在漠北出頭，先後併滅諸部，打敗西夏；（注十七）轉瞬之間，他竟成了東方唯一的霸者，那次宋、金的交涉，在他眼裏簡直只是一種雞蟲的得失罷了。

成吉思汗既得勢，蒙古的聲威便遠近震懾，凡有兵事，他們總是主動的攻擊者。所以他在夏主覲即位之二年（宋理宗寶慶三，公元一二二七）親將攻滅西夏。他的兒子窩闊台又在金哀宗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公元一二三四）滅金。後來他的孫兒忽必烈經略西南，與宋開畔，宋朝益不能支。理宗景定元年（一二二六〇）忽必烈嗣位，建元中統，與宋修好。宋朝爲賈似道所誤，（注十八）竟弄得攻守都非，始終疲於奔命，不曾有過半日清寧。至蒙古至元八年（宋度宗咸淳七，公元一二七一）忽必烈始建國號爲元，史因稱他爲元世祖。從此以後，元勢逐漸南逼。過

不上五年（宋德祐二，元至元十三），竟把宋恭帝捉去。越二年，宋端宗在瀾州（廣東新會縣海中）憂死。明年，宋帝昺在厓山（廣東新會縣海中）跳海。於是元朝統一中國，遂開外族奄有華土的創例。

（注一）唐末，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併滅諸部，役屬奚、室韋等，又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部族都爲他的聲勢所懾服。他又能用漢人 韓延徽爲謀主，築城治市，墾荒安集，把自己的內部治好。所以後梁末帝貞明二年（九一六）他便改元神冊，進號稱帝。這便是後來追尊的遼太祖。

（注二）阿保機死後，次子德光嗣立，雄武不滅乃父。立十年（九三六），石敬瑭前往求救，他便趁勢興兵，自督大軍南下，攻滅後唐，援立後晉，遂得賂地十六州。於是契丹的疆域，「東至海，西至金山，暨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見遼史地理志）便在中國的北方蔚爲一區大國了。立晉的明年，他即改元會同，建國號爲遼。因此，史稱遼太宗。

（注三）西夏之先本拓跋氏，出於黨項，或疑他們也是鮮卑人，大約在那邊做酋長的。唐末，拓跋思恭因助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用他爲定難節度使，使鎮夏州（陝西橫山縣）。唐亡，他們便世有夏，

銀（陝西米脂縣）綏（陝西綏德縣）宥（綏遠鄂爾多斯地）靜（米脂縣北）五州，虎踞西北邊陲了。

（注四）宋太宗打平北漢之後，即移師攻遼。但結果是在高粱河大敗而回，絲毫未曾得手。後來因聽得遼聖宗新立，蕭太后當國，又令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分三路出兵，大舉攻遼。然這一回又落了三處挫敗，反使東北諸州，多被俘掠。由是，連年侵擾，終太宗之世不能消弭邊患了。

（注五）宋太宗死，子真宗立，不上兩年，遼聖宗自將南攻，至澶州（直隸濮陽縣西南）派兵渡河掠山東。真宗親出抵禦，師次大名，契丹乃引還。不數年，遼聖宗復奉蕭太后大舉侵宋，前鋒又及澶州。宋宰相寇準力勸真宗親征，勉強渡河，軍心驟振，居然把遼穩住，願與宋朝議款。宋派閣門祇候曹利用前往磋商，結果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遼聖宗稱宋真宗爲兄，真宗稱蕭太后爲叔母。從此兩下罷兵，在國際上正式成立了對等的與國，便是所謂「澶淵之盟」。

（注六）夏自入宋以來，叛服不常。太宗時李繼捧入朝獻地，但其弟繼遷使叛去。未幾，繼遷襲陷銀州。宋朝却用招徠政策，賜繼捧姓名爲趙保忠，仍叫他做定難節度使。既而繼遷也來請降，即使用他

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爲趙保吉。眞宗時，保吉又攻取靈州（甘肅靈武縣），改稱西平府，藉爲根據。後來保吉死了，其子德明便向遼告哀，遼封他爲西平王。那時宋與遼新結盟，不欲另啓邊釁，只賜諭給德明，令他自審去就罷了。德明利中國的茶帛，表示恭順，宋也封他爲西平王。仁宗初年，德明死，子元昊（後改名曩霄）嗣，勢力早成，野心更熾，便改元大慶，竟稱起大夏皇帝來了。

（注七）趙元昊既與宋抗，彼此連兵五六年，中國爲他消耗的財力和兵力着實不少。無可如何，只得拉個面子，封元昊爲西夏國主，歲賜銀茶。元昊一面受封，爲換取歲幣的工具；一面却自帝其國，絕不少變了他的雄圖。

（注八）西夏剛得相安，遼與宗又差翰林學士劉六符等來求周世宗所取關南地。仁宗差右正言富弼往報，幾經爭辯，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才得勉強把這將破的國交維持下去，仍算和平了結。

（注九）女真自云出古肅慎氏，其部屬的根據地恰當現在東三省東北大部，和俄領沿海州。遼與他們住在混同江附近的，屬遼籍，號熟女真；其餘散處在黑龍江、長白山之間的，不聽遼管轄，號生女真。後來遼人因避與宗（宗眞）的名諱，便又概呼他們做女直。他們本是樸實勇悍的民族，自然不

甘附人，所以生女眞的酋長是向由部人自推豪雄充任的。到了遼天祚帝天慶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公元一一一五），他們的酋長完顏阿骨打便抗遼稱帝，建國號爲金。於是攻取遼的東京諸州（奉天遼陽一帶），聲勢日盛，遼已岌岌不可支持了。

（注十）約金攻遼之議，出自重貫。貫使遼時，燕人馬植求見，自言有滅遼之策。貫很信他，便把他暗地帶回，改姓名爲李良嗣，引見徽宗也。十分相信，便賜他姓趙，以示尊寵。後來他屢次浮海使金，竟結成滅遼害宋之禍。

（注十一）遼亡時，遺族耶律大石尚有兵萬餘，知不敵金，乃率領西去，別建西遼於阿母河域，稱天祐皇帝。從此在那邊傳國數輩，居然爲西域一大國；直到蒙古興起時才見奪於乃蠻的遺裔古出魯克。

（注十二）遼既滅亡，宋、金之間便失了緩衝。所以收回燕山已很費力，更不必希望別的利益了。兼阿骨打（金太祖）死後，其弟太宗（吳乞買）更是英武；宋朝不給他把柄，他尚且要借端尋釁，何況徽宗這樣的縱情聲色，怎麼不叫敵人生心呢！因此，過不上幾時，便因納降叛將張毅開畔，金兵

卽分道南攻。徽宗知事不濟，只得傳位給兒子欽宗，自稱道君皇帝。欽宗卽位，改元靖康，頗想力圖振作。無如局勢已壞，而又和戰不定，所以延至靖康二年（金太宗天會五，公元一一二七）便遭虜辱之禍。

（注十三）高宗南渡後，名將如張浚、劉錡、韓世忠、岳飛等，都會力戰却金，甚且乘勝追逐，使金人受過巨創，相當懼怕。但當時國庫空虛，餉項不繼；而羣盜生心，尤不能放手直幹。（如打開宋史高宗本紀一查，便可知那時盜賊之多，真是一件內部最可怕的事。）所以終於不能久持，只得屈志求成。秦檜誤國云云，只是當時黨爭的口號，他的罪惡其實還未必至此。

（注十四）金亮於皇統九年（宋高宗紹興十九，公元一一四九）弒熙宗自立，改元天德。自上京遷都燕京，稱中都；後又都汴，稱南京。他心想滅宋，統一中國，所以十年之後便大舉南侵。那時宋的宿將只剩劉錡，那里敵得住他，金亮便直趨采石，將渡江南。恰巧金朝內部變亂，反對金亮的，擁立宗於遼陽。他聽得此信，已着了慌，宋中書舍人虞允文便得把他打敗。金亮退至瓜洲，被他手下人所害，於是宋人竟得乘機收復兩淮諸郡，又東取唐、鄧、蔡、海、泗，西取秦、隴、商、虢，遂爲孝宗與金改約的

張本。

(注十五) 韓侂胄既排去趙汝愚，雖嚴申僞學之禁，而道學之名已立，究竟難免清議的非難，於是總想立點功勞，好間執人口。寧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公元一二〇四）遂定議伐金。結果，宋兵大敗，淮河諸地盡失。侂胄自知不了，暗使人至金，透露和意。金人必得侂胄之頭始肯休，議遂決裂。未幾，楊后之兄楊次山與史彌遠合謀，把侂胄殺掉，竟送頭於金以成和。

(注十六) 宋受金的壓迫，可由下表中看出不平等來：

年 代	兩國關係		宋 輸 歲 幣 額	約 上 的 境 界
	金	宋		
徽宗時 (一一三三)	與國	與國	銀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以燕京一帶為界
欽宗時 (一一二六)	伯	姪	同 上	以河北三鎮讓金
高宗時 (一一四一)	君	臣	銀二十五萬兩 絹二十五萬匹	以淮水大散關為界
孝宗時 (一一六五)	叔	姪	銀二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同 上
寧宗時 (一一〇八)	伯	姪	銀三十萬兩 絹三十萬匹	同 上

(注十七) 蒙古本是室韋的一部，即蒙兀室韋，又稱蒙兀斯。居地當黑龍江之南，以漁獵爲生而俗最勁悍。金盛時，已很難對付，只得割西平河（克魯倫河）以北二十七團寨給他們，並歲送牛、羊、米、豆，封他們的酋長合不勒做蒙輔國王。但合不勒不肯受，只管他自己統一諸部，自號大蒙古國。直到十多年後，兩下才得言和。金朝送他的歲幣很厚，他却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那時大漠南北，諸部錯列，東起黑水，西抵西域，大大小小的，何啻十數；後來他的孫兒也速該居然把近旁的部落漸漸地吞併了，聲勢陡然強盛起來。不久，也速該被人毒死，他的兒子鐵木真只十三歲，很受了一些魔難。但他是個極有能力的人，結果竟被他打出頭來。諸部酋長便在斡難河（敖嫩河）上召集大會，公推他爲成吉思汗，這便是蒙古的太祖。

(注十八) 賈似道在理宗朝已握權，適忽必烈圍鄂州，似道便自己帶兵赴援。然而蒙古兵勢極盛，他竟無法可想，遂私下差人到忽必烈那邊求和，情願稱臣納貢，畫江爲界。剛巧忽必烈要回去奪位，便趁此收篷，答應了他。他看蒙古兵退了，竟把那些求和和醜詞一概瞞起，反以大捷邀功。及蒙古派郝經到宋修好，似道生怕那事發覺，便把來使拘囚在真州，不讓他到臨安。於是蒙古與宋朝的兵爭就

無法解免了。度宗即位，似道益發專橫，只顧自己做太平宰相，却把國事丟在一旁。襄陽是當時南北襟喉的要地，然而被圍六年，似道竟不一救，致守將呂文德憂憤而死；文德之弟文煥也力竭降元。從此，沿江直下，度宗死後二年便有恭帝被捉之禍；宋朝的命脈，由是着了一刀。

一二十六 蒙古的設施與民族革命

當蒙古的勢力未入中國之前，曾先後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注一)這幾次向西向遠征的結果，便建立了欽察、窩闊台、察合台、伊兒四大汗國。(注二)恰巧那時西方也因耶回兩教相爭的結果，歐洲諸國正起「十字軍」。(注三)東來，威壓回教。雙方出發，一西一東，兵行所至，運道自關，於是亞歐間的交通，突然便利，而異地人湊集到東方來的自然漸多了。及世祖入臨中國，自嫌以外族作客帝，對於別的部族都起了一種同情，而予以種種優遇，獨於中國故土的百姓却很施過不平等的壓迫。(注四)所以當時政治上的措置，到處給中國人以很大的刺激。

那時衙署的官僚，首長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漢人、南人便只能做到副貳之職。^(註五)及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參酌中國舊制，仿行科舉，似乎百姓的應舉出仕總該比從前公平些了；然而分挂兩榜，待遇顯有高低，^(註六)而且漢人、南人更須於考試諸藝之外別通蒙古字學及回回教，才得賜給出身。那麼這時候的中國人在政治上的活動能力也就可想而知是很有限的了。

但這還是用人行政的大體策略，還是客帝不能忘懷遺民的應有態度，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稀罕。此外元政府的設施，更有直接而且普遍的損害加在中國人的頭上的，那真是無形的鎖拷了。這鎖拷便是縱容外來番僧的騷擾。^(註七)百姓正苦投訴無門，而宣政院裏倒先奉有聖旨，定下「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西僧者截其舌」的新刑條了。這是何等的難堪！

元朝這樣的政亂俗乖，與中國的民情實在太不相容。所以牠的壓力雖大，防護雖周，^(註八)到底鎮不住中原老民族的信心；一有機會可乘，便挺身出來革命了。

他們未入中國之先，聲勢何等浩大，然而一到中國，不及百年，便只得拱手退出，正是這個道理。又兼他們君位繼承易啓爭端，(注九)因此擾攘不寧，只是家門勃谿，不但四大汗國永與中朝分家，就是自己一房的承襲也是鬧得不可開交。傳到順帝手裏，元朝的窘狀已經畢露，(注十)又加河決凶荒，連年告警，於是有心的雄桀便紛紛起兵造反了。到那時，元朝竟束手無策，只好坐觀成敗。

這班起兵的羣雄，原與秦末、隋末的人物同出一個模型。所不同的，只因元朝漢官無權，起來角逐的却都是些平民罷了。那幾路造反的人馬中間，也儘有幾個有守有爲的角色，——如陳友諒、張士誠，(注十二)——不過機會不湊手，倒被皇覺寺裏的小和尚——朱元璋——打出頭來，一掌成功。原來朱元璋憑藉了郭子興濠州的遺業，(注十三)於十四五年之間，掃蕩羣雄，驅走胡元，(注十三)竟得定都應天府（江蘇江寧縣），由吳王進稱皇帝，建國號爲明。於是一轉移間，中國的老民族居然從異族的羈絆裏解放出來，而朱元璋也就成了明朝開國的太祖高皇帝了。

(注一) 蒙古的三次西征：第一次(一二二四)由太祖親將，前鋒速不台，哲別諸將深入歐洲，打破俄國的聯軍。第二次(一二三七)在太宗(窩闊台)時，拔都爲將，這一役竟把俄王虜獲，諸部會長都降。第三次(一二五八)在憲宗(蒙哥)時，旭烈兀爲將，滅報達(即大食八吉打) 大掠 西亞。當時蒙古聲勢之盛，在世界史上實罕有其匹，西方人至把他們的兵力比做「上帝之鞭」，可想那厲害的印象是怎樣的程度了。

(注二) 成吉思汗打定西域以後，把所得諸地分給四個兒子。朮赤分得鹹海、裏海以北之地，建立欽察汗國；窩闊台分得乃蠻、舊壤，當今阿爾泰山以西一帶地方，便叫窩闊台汗國；察合台分得西遼、舊疆，便叫察合台汗國；拖雷分得和林、舊業，原望他世守漠北。後來定宗(貴由)、憲宗兩朝，拖雷的兒子旭烈兀截定西亞，花刺子模以南之地都歸他後人管轄，便另立了一個伊兒汗國。

(注三) 歐洲人要想把回教屬地中耶路撒冷聖地奪回，便起了七次的戰役，與回教徒抗爭。軍中以十字爲號，故號「十字軍」。只有第一次是得到勝利的，其餘都失敗了。其中第五、第六兩次，恰與蒙古西征的時候相差不遠。

(注四) 元朝很疑嫉他種人(色目)，用以陵壓漢人(滅金後兩河遺民的通稱)和南人(滅宋後江南遺民的通稱)。處處自擡身分，橫施壓抑，務使被征服者不能公然出面，與他們爲難。譬如漢人，南人是尊師重儒的，他們偏裝做輕蔑的樣子，而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謠。其實他們的心裏又何嘗不怕百姓的讀書明理；何嘗不怕南人的希圖恢復呢！所以他們對於中土的百姓在在防遏，而待南人尤酷。不但把江南人不准挾藏兵器的特例勒爲禁令，而且每聚十家必設一甲長駐在那里監視一切。因此，甲長便得唯心所欲地侮虐百姓。

(注五) 元官多用蒙古人爲長，所以終元之世，位至丞相的，只有哈散(回人)史天澤、賀唯一三人不是蒙古人。直到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江、淮大亂，順帝才下詔說：「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可見久不用南人，到此才想借以收拾人心罷了。

(注六) 元代尙右，科舉揭曉，凡蒙古、色目挂右榜，漢人、南人挂左榜。名注右榜的，只考兩場；左榜的，要考三場。而蒙古、色目有願就漢人、南人的科目應試的，中選復得加一等注授。

(注七) 元世祖尊信番僧八思巴爲帝師，封大寶法王之後，喇嘛僧的勢力便突然增盛。後來掌管

寺院僧徒的「宣政院」漸漸擴張開來，竟變做最有權力的統轄軍民機關，於是他們更有極穩固的靠山，益發縱恣了。那時帝師的尊寵，固然不消說得；而散在外面的番僧，更是無所不爲。有發掘陵墓，委棄骸骨的；有強佔民房，肆行凶虐的；有毆禁職官，辱罵王妃的。政府既置之不問，百姓更何處投訴呢！

(注八) 元人防備漢人，真是無微不至。因兵籍是軍機重務，漢人便不得聞知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的，也只一二長官知之。所以內外兵數的多寡，漢人竟沒有知道的。

(注九) 蒙古的汗位繼承，沒有一定繼體的太子，預備着接做嗣君的。等到汗位出缺，由宗王、駙馬、諸將集會公推，叫做「庫里爾泰。」因此，有被選資格的，便不免暗鬪爭位。定宗以後，已起紛爭，世祖卽位，更不由大會公推，悍然自立，於是這爭位暗潮永遠在那里鼓湧了。

(注十) 元朝因濫行交鈔，信用大壞，物價不能與鈔幣相權，因以飛漲。順帝時，物價已貴十倍。後來軍儲犒賞都用交鈔，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京師至以鈔十錠不能易斗粟。所在那縣，皆以貨物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都廢擱不能行使。

(注十一) 陳友諒據湖北、江西，稱漢王；張士誠據蘇、常、杭、湖諸郡，稱吳王。他二人在羣雄中最有謀略，最饒實力。但以不能合作的緣故，終於被後起的朱元璋翦滅。

(注十二) 朱元璋少喪父兄，貧不能自生，乃入皇覺寺爲僧。元末羣雄四起，他也心動，於是投奔據守滁州的郭子興充當親兵數。立戰功，子興便署他爲鎮撫子。與死，元璋接統其衆，攻取太平，集慶諸路，自稱吳國公。打平漢王陳氏後，進稱吳王。

(注十三) 吳王自平張士誠後，命徐達、常遇春分道北伐。師次通州，元順帝便帶領宮眷，夜開北門逃出長城。元在中國的殘餘勢力，至此乃完全退出了。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初版

新時代
初級中學用
本國史教科書二冊

上册定價大洋伍角

印行者 王鍾
著者 胡適
校訂者 商務印書館
經售處 各書局

中山書局
經山書局
文經書局
各書坊

一二三八分

6
1910

